

欽定宋史

卷三百
五十四

苗授字授之潞州人父京慶歷中以死守麟州抗元昊者也少從胡翼之學補國子生以蔭至供備庫副使王韶取鎮洮授爲先鋒破香子城拔河府羗雖敗氣尚銳輒圍香子以迎歸師韶遣將田瓊救之瓊死乃簡騎五百屬授授奮擊敗之休士二日羗復要於架麻平注矢如雨衆懼授令曰第進毋恐羗牌數百且至行前者傳呼羗驚亂力戰數十斬首四千級又破之於牛精谷取珂諾城盡得河湟地知德順軍三遷西上閣門使鬼章寇河州詔授往一戰克撒宗論功第一遂知州事加四方館使榮州刺史從燕達取銀川降木征獻之京師加

引進使果州團練使涇原都鈐轄召使契丹神宗勞之
曰曩香子之役非汝以寡擊衆幾敗吾事以爲秦鳳副
總管徙熙河復知河州副李憲討生羌於露骨山斬首
萬級獲其大酋冷鷄朴羗族十萬七千帳內附威震洮
西拜昌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徙知雄州熙
州元豐西討授出古渭取定西蕩禹臧花麻諸族降戶
五萬城蘭州遇賊數萬於女遮谷登山逆戰敗退伏壘
中半夜遁去授踰天都山焚南牟屯沒烟凡師行百日
轉鬪千里始入塞授遇事持議不苟合初在德順或議
城錢南授曰地阻大河糧道不濟非萬全計也役卽止

師征靈武詔令援高遵裕卽條上進退利害甚切歷進
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元祐三年遷
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踰歲以保康節度知
潞州提舉上清太平宮復使殿前熹年六十七贈開府
儀同三司諡曰莊敏子履

履束髮從戎授之降木征也履護送至京得閣門祇候
歷熙延渭秦四路鈐轄知鎮戎軍及其父時已官四方
館使吉州防禦使矣以事竄房州起爲西上關門副使
熙河都監又責右清道率府率監峽州酒稅元符初悉
還其官以熙河蘭會都鈐轄知蘭州詔同王贍取青唐

與姚雄合兵討峽羗箋羅結贍將李忠戰敗羅結大集
衆宣言欲圍青唐履雄將至羗死陣以待勢甚盛履叱
軍士納弓於韃拔刀而人羗怙巢穴殊死鬪梟將陳迪
王亨輩皆反走履獨駐馬不動有酋青袍白馬突而前
手劔擊履帳下王拱以弓格之僅免復繞出履背欲斷
軍爲二別將高永年率所部力戰數十合羗退乘勝圍
蘭宗堡弗能拔日暮收兵入營羗宵潰明日縱兵四掠
焚其族帳而還旣而阿章叛詔履與种朴過河討蕩辭
以兵少朴遂陷錄履前功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成
州團練使知慶州徙渭州進捧日天武都指揮使是後

史失其傳子傳在叛臣傳

王君萬秦州寧遠人以殿侍爲秦鳳指揮使王韶開邊
青唐大酋俞龍珂歸國獨別羗新羅結不從經畧使韓
縝期諸將一月取之君萬詐爲獵者逐禽至其居稍相
親狎與同獵乘間搃之墜馬斬首馳歸以獻甫及一月
積功得閣門祇候王師定武勝首領藥廝逋邀劫于闐
貢物帥師討焉君萬出南山履險畧地羗潛伏山谷間
忽一騎躍出橫矛將及君萬亟側身避之回首奮擊斬
以徇其衆驚號相率聽命所斬乃藥廝逋也復破北關
南市功最多擢熙河路鈐轄進領英州刺史達州團練

使賜絹五百洮西羗叛圍河州君萬請於王詔以爲南
撒宗域小而堅彊勇所聚若併兵破之圍當自解詔用
其計圍果解累官客省使爲副總管坐貸結糴錢數萬
緡爲轉運使孫迴所糾貶秩一等討西山鐵城有功復
故官職君萬怨孫迴使番官木舟訟之鞫于秦隴又貶
爲鳳翔鈐轄籍家貲償逋遂以憤卒子瞻

瞻始因李憲以進立戰功積官至皇城使領開州團練
使元符中知河州熙帥鍾傳以冒白草原賞獄治于秦
詔轉運使張詢諭諸將得自首瞻具伏詐增首級因說
詢云青唐人有叛瞻征意可取也詢信之卽具奏言已

令贍結約起兵哲宗與輔臣罪其狂妄專輒亟罷詢而命孫迴究實獄上奪贍十一官猶令領州贍欲以功贖過乃密畫取青唐之策遣客詣章惇言狀惇下其事於孫路路以爲可取贍遂引兵趣邈川路知贍狡獪難制使總管王愍統軍而以贍副贍爲前鋒度河先下隴朱黑城忌愍分其功給之曰晨食畢乃發愍信之夜半贍忽傳發平明入邈川據府庫徑上捷書不以白軍府愍過午始至以事訴於路路亦怒顓以兵柄付愍而留贍屯邈川宗哥酋舍欽脚求內附贍遣裨將王詠率五千騎赴之旣入而諸羌變詠馳書告急王厚使高永年救

之乃克贍與愍交訟又訴路指畫相違惇主贍而不直
路曰首謀者贍也路欲掩其功故抑贍乃徙路河南罷
愍統制以胡宗回爲帥時瞎征已來降青唐成將惟心
牟欽羶父子百餘人在贍不卽取二羣遂迎溪巴溫之
子隴援入守始孫路乞先全邈川及河南北諸城然後
進師贍怨路因言青唐不煩大兵可下而路逗遛失機
會暨宗回至乃云夏人謀攻邈川當爲守脩青唐未可
取宗回責其反覆日夜督出師遣使威以軍法且聲言
欲使王愍代將贍懼急進攻隴援及心牟等皆出降贍
入據其城詔建爲鄯州進贍四方館使榮州防禦使知

州事黃履謂賞薄乃拜維州團練使爲路鈐轄贍縱所部剽斂羗衆攜貳心牟等結諸族帳謀復青唐其在山南者先發贍遣將李賓領二千騎掩襲心牟以下自守西城與羗鬪賓踰南山入保敦谷討蕩羗戰敗奔北四山皆空贍戮心牟等九人悉捕斬城中羗積級如山初贍諷諸酋籍勝兵者涅其臂無應者錢羅結請歸帥本路爲唱贍聽之去遂嘯集外叛以數千人圍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來援圍始解已而王吉魏釗种朴相繼敗沒將士奪氣書聞帝震駭於是轉運使李諲秦希甫劾贍盜取二城財物因此致變又殺心

牟欽璽以滅口曾布言贍創造事端以生邊害萬死不塞責詔貶右千牛將軍房州安置言者論之不已熙河又奏青唐諸族怨贍入骨髓日圖報復樞密院乞斬贍以謝一方詔配昌化軍行至穰縣而縊崇寧初蔡京入相錢通訟贍功及王厚平鄴廓於是追贈保平軍節度觀察留後除其子珏通事舍人

張守約字希參濮州人以蔭主原州截原砦招羌酋水令逋等十七族萬一千帳爲廣南走馬承受公事當儂寇之後二年四詣闕陳南方利害皆見納用歐陽修薦其有智略知邊事擢知融州峒將吳儂恃險爲邊患捕

身見卷三十五 死後
六
誅之修復薦守約可任將帥爲定州路駐泊都監徙秦
鳳居職六年括生羌隱土千頃以募射手築硤石堡甘
谷城第功最多夏人萬騎來寇守約適巡邊與之遇不
解鞍簡兵五百逆戰衆寡不侔勢小卻夏人張兩翼來
尋約挺身立陣前自節金鼓發彊弩殪其酋敵遂退神
宗開拓熙河召問曰王韶能辦事否對曰以天威臨之
當無不濟但董氈忠勤效順恐不宜侵逼因請名古渭
爲軍以根本隴右帝從之建爲通遠軍加通事舍人熙
河鈐轄仍統秦鳳羌兵駐通遠河州羌率衆三萬屯干
敦波欲復舊地守約度洮水擊破之取窖粟食軍羌老

弱畜產走南山左右欲邀之云可獲萬萬守約曰彼非
敢迎戰逃死耳輒出者斬鬼章圍岷州守約提敢死士
鳴鼓張幟高山上賊驚顧而遁遂知岷州降其首領千
七百人遷西上閣門使知鎮戎軍徙環州慕家族頡佄
難制搖動種落勒兵討擒之餘遁入夏國守約駐師境
上檄取不置居數日械以來斬於市從征靈武至清遠
軍言於高遵裕曰此去靈州不三百里用以前軍先出
直擣其城今夏人以一方之力應五路之師橫山無人
靈州城中惟僧道數百若裹十日糧疾馳三日可至軍
無事矣又勸高遵裕令士衆護糧餉以防抄掠不聽果

以敗還守約有捍海南鹹平之功亦不錄進爲環慶都
鈐轄知邠州徙涇原鄜延秦鳳副總管領康州刺史夏
人十萬屯南牟畏其名引去知涇州涇水善暴城每春
必增治隄堰費不貲適歲饑罷其役或曰如水害何守
約曰歉歲勞民甚於河患吾且徐圖之河神祠故在南
塢擣而遷諸北以殺河怒一夕雷雨明日河徙而南其
北遂爲沙磧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召還道卒年七
十五守約典七州皆有惠愛可紀神宗嘗謂武臣可任
者以燕達劉昌祚姚麟王崇極劉舜卿等對其後皆爲
名將時稱知人

王文郁字周卿麟州新秦人以供奉官爲府州巡檢韓琦薦其材加閣門祇候麟府駐泊都監熙寧討夏國文郁敗之吐渾河其將香崖夜遣使以劒爲信欲舉衆降許之旦而至與偕行衆情忽變謀以出文郁擊之追奔二十里據險大戰矢下如雨文郁徐引度河謂吏士曰前追疆敵後背天險韓信驅市人且破趙况爾曹皆百戰驍勇邪士感奮進擊夏人大潰降其衆二千遷通事舍人夏人踰屈野河掠塞上文郁追至長城坂盡奪所掠而還神宗召見問曰向者招納香崖羣議不一其爲朕言之對曰此乃致敵上策恨未能多爾並邊生羌善

馳突識鄉導儻能撫柔之所謂以外夷而攻外夷也帝於是決意招納多獲其用知文郁善左射并招其子弟閱肆殿庭文郁九發八中詔官其二子知鎮戎德順軍預定洮河遷左驥驥副使知麟州夏衆踐稼襲敗之部使者劾爲生事奪郡印未幾爲熙河將李憲討靈武文郁得羗戶萬餘遷路鈐轄夏人圍蘭州已奪兩關門文郁募死士夜縋而下持短兵突賊卽掃營去擢東上閤門使知蘭州諜知夏人將大入清野以俟果舉國趨皋蘭文郁乘城禦之殺傷如積圍九日而解救其尸爲京觀加榮州團練使以捧日天武都指揮使爲副都總管

以殿前都虞候知河州築安西城金城關進秦州防禦
冀州觀察使卒年六十六

周永清字肅之世家靈州州陷祖美歸京師永清以蔭
從仕宰相麗籍言其忠勇加閣門祇候押時服賜夏國
至宥州夏人受賜不跪詰之恐而跪遷通事舍人渭州
鈐轄渭兵勁而陳伍不講永清訓以李靖法帥蔡挺嘉
其整圖上之詔推於諸道知德順軍夏衆入寇擊擒其
酋呂效忠又募勇士夜馳百里擣賊巢穴斬首三百級
俘數千人獲橐駝甲馬萬計城中無知者並砮禁地三
百里盜耕不可禁永清拓籍數千頃置射士二千聲聞

敵廷降者引入帳下待之不疑多得其死力徙秦鳳鈴轄河北沿邊安撫副使知代州契丹無名求地朝廷命韓縝分畫永清貳焉入對言疆境不可輕與人臣職守士不願行固遣之復上章陳利害竟以母病辭歷高陽關定州涇原路鈐轄知涇州保州又爲定州路副總管終東上閣門使

劉紹能字及之保安軍人世爲諸族巡檢父懷忠官內殿崇班閣門祇候元昊叛厚以金幣及王爵招之懷忠毀印斬使洎入寇力戰以死錄紹能右班殿直賜以名爲軍北巡檢擊破夏右樞密院党移賞糧數萬衆於順

寧夏人圍大順城紹能爲軍鋒毀其柵至祭王川邀擊於長城嶺熙寧中又敗夏人於破囉川皆策功最累遷洛苑使英州刺史鄜延兵馬都監舊制內屬者不與漢官齒至是悉如之仍以其子襲故職元豐西討召詣闕神宗訪以計對曰師旅遠征儲侍不繼爲大患若俟西成後因糧深入乃可以得志帝以爲然命統兩軍進討紹能世世邊將爲敵所忌每設疑以間之帝獨明其不然手詔云紹能戰功最多忠勇第一此必夏人畏忌爲間害之計耳紹能捧詔感泣嘗坐譏逮對按驗卒無實守邊圉四十七年大小五十戰以皇城使簡州團練使

卒

王光祖字君俞開封人父珪爲涇原勇將號王鐵鞭戰死好水川錄光祖爲供奉官閤門祗候熙寧中同提點河北刑獄改沿邊安撫都監進副使界河巡檢趙用擾北邊契丹以兵數萬壓境造浮橋如欲度者光祖在舟中對其衆盡徹戶牖或謂契丹方陣而以單舟臨之如不測何光祖曰彼所顧者信誓也其來欲得趙用耳避之則勢張吾死不足塞責已而契丹欲相與言光祖卽命子襄往兵刃四合然語唯在用襄隨機折塞之其將蕭禧遽揮兵去且邀襄食付所戴青羅泥金笠以爲信

卽上之時已有詔罷光祖矣吳充曰向非光祖以身對壘又使子冒白刃取從約則事未可知宜賞而黜何以示懲勸乃除真定鈐轄徙梓夔渝獠叛詔熊本安撫而命內藏庫使楊萬成都鈐轄賈昌言梓夔都監王宣與光祖同致討皆受本節度本疑光祖不爲用分三道進師使光祖將後軍出黃沙坎北發日已暮士以杖索塗相挽而前夜半抵絕頂質明獠望見大駭一鼓而潰萬等困於松谿又亟往援出石門敘其險促黔兵先登襲賊賊舍去光祖夜泊松嶺上旦始遇萬等與俱還本愧謝上其功第一吐蕃圍茂州光祖領兵三千會王中正

破鷄宗關賊據石鼓村扼其半道中正召諸將問計光祖獨請行既抵石鼓擇銳兵分襲吐蕃背出其不意皆驚遁遂會中正于茂瀘夷乞弟殺王宣詔從韓存寶討之軍于梅嶺夷數萬衆出駐落箇棧欲老我師霖雨不止光祖勸存寶早決戰不聽林廣至復從征蕩其巢窟積功至四方館使知瀘州置瀘南安撫使俾兼領邊事聽顓決遷客省使嘉州刺史歷涇原河東定州路副總管卒

李浩字直夫家本綏州徙西河浩務學通兵法以父定蔭從軍破儂智高韓絳城囉兀領兵戰賞堡嶺川殺大

首領訛革多移斬首千三百餘級積官供備庫副使廣西都監裒西北疆事著安邊策謁王安石安石言之神宗召對改管幹麟府兵馬未行又從章惇於南江引兵由三路屯鎮江入遂州討舒光貴破盈口柵下天府會于洽州入懿州蠻酋田元猛元喆合狷狷拒官軍浩分兵擊之殺狷狷降元猛元喆遂城懿州進討黔江蠻復城黔江惇上其功謂不當與他將比擢引進副使熙河鈐轄李憲討山後羌浩將右軍至合龍嶺會戰遣降羌乞嗿輕騎突敵帳俘其酋冷鷄朴李密撒馘三千遷東上閣門使爲副總管知河州安撫洮西五路大舉浩將

前軍復蘭州遷引進使隴州防禦使知蘭州兼熙河涇
原安撫副使坐西關失守及報上不實再貶秩旋以戰
吃囉尾井連立功復之哲宗卽位拜忠州防禦使捧日
天武都指揮使馬軍都虞候進黔州觀察使歷鄜延太
原永興環慶路副都總管再知蘭州卒贈安化軍留後
和斌字勝之濮州鄆城人選隸散直爲德順軍指揮使
凡五年數扞敵被重創十餘知軍事劉兼濟以兄平敗
沒執送京師并逮其家斌慰安調護爲寓金帛他所密
告兼濟勿以家爲恤平寃旣伸兼濟獲免家賴以全定
川之役將曹僕喪所乘馬斌輟騎與之且戰且行與俱

免狄青南征使部騎兵爲前鋒青駐賓州十日以怠寇
旣乃倍道兼行斌以兵疲於險利在速戰卽日度關麀
賊歸仁驛孫節死斌引騎血戰繞出賊後遂敗之師還
張破賊陳彤於殿廷仁宗拊勞擢文思副使權廣西鈐
轄改秦鳳廣西以蠻事乞留秦州亦請之詔留廣西累
歲徙涇原召對議者謂交州可取斌盛言有害無益願
戒邊臣無妄動神宗歎曰卿質直如此乃知兩路爭卿
爲不誣矣進帶御器械渭部饑帥王廣淵命吏賑給斌
曰救之無術是殺之耳廣淵以委斌斌擇地營居養視
有法所活以萬數安南入寇復徙廣西累遷皇城使昭

州刺史撫水蠻羅世念犯宜州守將戰死斌提步騎三千進討方暑晝夜趣兵至懷遠寨曰此要害之地得之則生或曰奈何背龍江邪笑曰是所以生也因示弱驕之蠻果大至斌選將迎敵戒以遇之則走誘至平坂列八陣以待之張疑兵左右山上蠻登嶺望見始大驚斌分騎翼其旁自被甲步出爲衆士先殊死戰蠻大敗世念率酋黨四千八百內附遂以榮州團練使知宜州遷西上閣門使知邕州以老請還除高陽關副總管歷永興軍路召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至步軍都虞候卒年八十贈寧州防禦使斌老於爲將以恩信得邊人心嶺

南珍貨一無所蓄邊吏欲希功造事皆憚不敢發或巧
爲謀報啓釁亦必折其姦謀故所至無事士大夫稱之
子詵以蔭爲河北副將累官至右武大夫威州刺史知
雄州上制勝強遠弓式能破堅於三百步外邊人號爲
鳳凰弓進相州觀察使在雄十年頗能偵敵童貫攻燕
召詵計事悅之分麾下兵俾以副統制從种師道軍于
白溝旬有二日而退追兵至北風大雨電師不能視契
丹以背盟譙責薄暮始得還於是貫以契丹尙盛未可
圖劾詵覘候不實貶濠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詵始興
取燕之謀見事勢浸異則又以爲不宜取故平燕肆赦

獨不得還後復官卒

劉仲武字子文秦州成紀人熙寧中試射殿庭異等補
官數從軍累轉禮賓使爲涇原將夏人謀犯天聖若渭
帥檄諸將會兵約曰過某日賊不至卽去仲武謀得的
期乞緩分屯帥不樂但留一將及仲武軍如期而敵至
力戰却之遷皇城使熙河都監復湟川進東上閣門使
知河州吐蕃趙懷德狼阿章衆數萬叛命仲武相持數
日潛遣二將領千騎扣其營戒曰彼出勿與戰亟還伏
兵道左二將還羌果追之遇伏大敗斬首三千級復西
寧州未幾懷德阿章降累進客省使榮州防禦使副高

永年西征仲武欲持重固壘永年易賊輕戰遂大敗仲武引咎自劾坐流嶺南命未下與夏人戰傷足朝廷閔之貸其罰以爲西寧都護童貫招橋羗王子臧征僕哥收積石軍邀仲武計事仲武曰王師入羗必降或退伏巢穴可乘其便但河橋功力大非倉卒可成緩急要預辦耳若稟命待報慮失事機貫許以便宜僕哥果約降而索一子爲質仲武卽遣子錫往河橋亦成仲武帥師渡河挈與歸貫掩其功仲武亦不自言徽宗遣使持錢至邊賜獲王者訪得仲武召對帝勞之曰高永年以不用卿言失律僕哥之降河南綏定卿力也問幾子曰九

人悉命以官錫閣門祇候仲武知西寧州徙渭州召爲
龍神衛都指揮使復出熙州秦州遷步軍副都指揮使
熙帥劉法死又以熙渭都統制攝之歷拜徐州觀察使
保靜軍承宣使瀘川軍節度使以老提舉明道宮再起
爲熙州卒于官年七十三贈檢校少保諡曰威肅子錡
別有傳

曲珍字君玉隴干人世爲著姓寶元康定間夏人數入
寇珍諸父糾集族黨禦之敵不敢犯於是曲氏以材武
長雄邊關珍好馳馬試劍嘗與叔父出塞游獵猝遇夏
人陷其圍中馳擊大呼衆披靡得出顧叔不至復持短

兵還決鬪遂俱脫秦鳳都鈐轄劉溫潤奇其材一日出寶劍令曰能射一錢於百步外者與之諸少年百發不能中珍後至一矢破之從溫潤城古渭與羗戰先登陷陳爲綏德城監押提孤軍拒寇斬其大酋加閣門祇候有功洮西遷內殿崇班郭遼趙高南征爲第一將進自右江撫接廣原三州十二縣降僞守已下百六十人老稚二萬六千口是行也功最諸將遷西染院使得疾輿還京師神宗遣使臨問少間令入對珍念二帥不和睦上問必及之言之必行曲直將何以對乃以餘疾未平爲解帝復使獎勞賜之弓劍鞍勒令有司蠲其鄉徭賦

擢鄜延鈐轄進副總管從种諤攻金湯永平川斬二千級累遷客省使拜懷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徐禧城永樂珍以兵從版築方興羗數十騎濟無定河覘役珍將追殺之禧不許謀言夏人聚兵甚急珍請禧還米脂而自居守明日果至禧復來珍白敵兵衆甚公宜退處內柵檄諸將促戰禧笑曰曲侯老將何怯邪夏兵且濟珍欲乘其未集擊之又及攻城急又勸禧曰城中井深泉涸士卒渴甚恐不能支宜乘兵氣未衰潰圍而出使人自求生禧曰此城據要地奈何棄之且爲將而奔衆心搖矣珍曰非敢自愛但敕使謀臣同沒

于此懼辱國耳數日城陷珍縋而免子弟死者六人亦坐貶皇城使帝察其無罪諭使自安養以圖後效元祐初爲環慶副總管夏人寇涇原號四十萬珍擣虛馳三百里破之曲律山俘斬千八百人解其圍進東上閣門使忠州防禦使卒年五十九珍善撫士卒得其死力雖不知書而忠朴好義本於天性

劉闡字靜叔青州北海人以拳力爲軍校從延州軍出塞遇敵矢貫左耳戰不顧衆服其勇從文彥博討貝州次城下攀壘欲登賊以曲戟鈎其甲闡裂之而墜議者欲穿地道入闡曰穴地積土賊且知之城瀕河若晝囊

土而夜投諸河宜無知者彥博以爲然穴成闐持短兵
先入衆始從遂登陴引繩而上遲明師畢入貝州平功
第一擢虎翼指揮使累遷宣武神衛都指揮使昭州刺
史辰州團練使韓絳宣撫陝西詔闐自河東爲犄角至
鐵冶溝夏人大集衆懼闐自殿後率銳驍搏戰飛矢蔽
體不爲却敵解去爲冀州駐泊總管河水漲隄防墊急
闐請郡守開青楊道口以殺水怒莫敢任其責闐躬往
濬決水退冀人賴之以左金吾大將軍致仕卒年八十
五

郭成字信之德順中安堡人也從軍得供奉官王師趨

靈武成將涇原兵擊破夏人於漫噶隘至城下有羗乘
白馬馳突陣前大將劉昌祚曰誰能取此者成躍馬梟
其首以獻進秩四等朝廷築平夏城置將戍之又環以
五砦渭帥章綦問可守者於諸將皆曰非郭成不可遂
使往守夏人恚失地空國入爭謀曰夏平視諸壘最大
郭成最知兵遂自沒煙峽連營百里飛石激火晝夜不
息成與折可適議乘勝深入以萬騎異道並進遂俘阿
埋都逋二大酋捷聞進雄州防禦使涇原鈐轄徽宗詔
諸軍并力築緩戎懷戎二堡成獨當合流之役暴露雪
中感疾卒帝悼之甚賻以金帛官其子壻成輕財好施

名震西鄙既沒廉訪使者王孝竭白於朝帝手書報曰
郭成盡忠報國有功于民宜載祀典榜其廟曰仁勇云
子浩紹興中爲西邊大將至節度使

賈崑字民瞻開封人少時善騎射喟然歎曰大丈夫生
世要當自奮揚名顯親可也遂起家從戎神宗選材武
以爲內殿承制慶州荔原堡都監林廣討瀘夷辟將前
鋒又爲河東將敗西夏兵於明堂川累功轉莊宅副使
遷路監紹聖中夏兵數萬圍麟州神堂砦甚急崑以數
百騎往援令其下曰國家無事時不惜厚祿養汝輩正
以待一旦之用耳今力雖不敵吾誓以死報衆感厲卽

循屈野河行且五里據北攔坡嶺上一矢殪其酋衆駭
潰哲宗嘉歎賜以袍帶知皇城使威州刺史遷路鈐轄
崑在兵間二十年有智略能拊御士卒所鄉輒勝時以
良將入對留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遷步軍都虞候
濠州團練使卒年五十二贈雄州防禦使

張整字成伯亳州鄆陽人初隸皇城司御龍籍補供事
官爲利文州都巡檢使邊夷歲鈔省地吏習不與校至
反遺之物留久乃去整惡其貪暴無已密募死士時其
來掩擊幾盡有司劾生事神宗壯之不問調荆湖將領
拓溪蠻地築九城董兵鎮守又破蠻於大田歲中三遷

結紿萬衆乘舟屯托口迫黔江城時守兵才五百人情
大恐整伏其半於托口旁戒曰須吾旦度金斗崖舉幟
則譟而前及旦率其半縛艖艫建旗鼓沂流急趨賊望
見大笑幟舉伏發前後合擊人人殊死鬪蠻騰踐投江
中殺獲不可計爲廣西鈐轄坐殺降徭責監江州酒稅
復爲涇原真定京東環慶鈐轄整涖軍嚴明哲宗嘗訪
於輔臣召之對擢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管幹馬軍
司卒官至威州刺史

張蘊字積之開封將家子也從軍爲小校隸劉昌祚至
靈州遇敵中矢拔鏃復戰以功賜金帶從征安南次富

夏江諸將猶豫未進蘊裹裳先濟衆隨之蠻遜走使巫
被髮登崖爲厭勝蘊射之應弦而斃一軍譟譟歷京西
涇原將知綏德懷寧順寧軍等六城儲粟至三十萬斛
將兵取宥州破夏人於大吳神流堆宥州監軍引鐵騎
數千趨松林堡蘊謀知之頓兵長城嶺以待戒諸部曰
賊遠來氣盛少休必困困而擊之必捷果以勝歸夏人
寇順寧蘊置伏陜中約聞呼則起俘斬數百十人獲馬
械甚衆累遷皇城使榮州刺史成州團練使通州防禦
使開德河陽馬步軍副總管顯肅皇后母自鄭氏再適
蘊徽宗屢欲以恩進其官輒力辭不敢受人以爲賢卒

年七十三贈感德軍節度使諡曰榮毅

王恩字澤之開封人以善射入羽林神宗閱衛士挽疆中的且偉其貌補供備庫副使爲河州巡檢夏羗寇蘭州恩搏戰城下中兩矢拔去復鬪意氣彌厲遷涇原將嘗整軍出萬惠嶺士饑欲食恩倍道兼行衆洶洶已而遇敵數萬引兵先入壁井竈皆具諸將始服羗扣壁願見恩單騎徑出遙與語一夕羗引去哲宗召見語左右曰先帝時宿衛人皆傑異如此留爲龍神衛都指揮使遷馬軍都虞候契丹使來詔陪謝使者問聞涇原有王騎將得無是乎應曰然射三發皆中使以下相視皆歎

恩出爲涇原副都總管并護秦渭延熙四路兵城西安
築臨羗天都十餘壘羗圍平夏諸校欲出戰恩曰賊傾
國遠寇難以爭鋒宜以全制其敵彼野無所掠必携携
而遇伏必敗乃先行萬人設伏羗旣退師果大獲徽宗
立以衛州防禦使徙熙河改知渭州括隱地二萬三千
頃分弓箭士耕屯爲三十一部以省餽餉邊臣獻車戰
議帝以訪恩恩曰古有之偏籍鹿角今相去益遠人非
所習恐緩急難用夫操不習之器與敵周旋先自敗耳
帝善其對遷馬步軍都指揮使殿前都指揮使武信軍
節度使嘗汰禁卒數十人樞密請命都承旨覆視恩言

宋史卷三十三 列傳
三十一
朝廷選三帥付以軍政今去數十冗卒而不足信卽其
他無可爲者帝立爲罷之瞻顧甚寵賜居宅又賜城西
地爲園圃屬疾以檢校司徒致仕薨年六十二贈開府
儀同三司

楊應詢字仲謀章惠皇后族孫也歷知信安保定軍靈
州塘梁之間地沮洳水潦易集居人浮板以濟應詢增
隄防爲長衢濬其旁以泄流民利賴之爲河北沿邊安
撫使徽宗以歸信容城兩縣弓手爲契丹所懼欲增爲
千人或恐生事應詢曰吾欲備他盜彼安能禁我卒增
之知雄州朝廷多取西夏地契丹以嬀姪爲言遣使乞

還之不得擁兵並塞中外恫疑應詢曰是特爲虛聲嚇我耳願治兵積粟示有備彼將聞風自戢明年果還兵復遣其相臣蕭保先牛溫舒來請詔應詢逆于境旣至帝遣問所以來應詢對願固守前議尋兼高陽關路鈐轄邊人捕得北盜呂懺兒契丹謂略執平民有詔使縱釋應詢言吾知執盜耳因其求而遂與之是示以怯也不與遂質我民固索之應詢以違詔貶秩再遷洋州觀察使入提舉萬壽觀館契丹使當賜柑而貢未至有司代以他物使不受應詢以言折之乃下拜復爲定州眞定大名副都總管卒年六十三贈昭化軍節度使諡曰

康理

趙隆字子漸秦州成紀人以勇敢應募從王韶取熙河大將姚麟出戰被重創謂曰吾渴欲死得水尚可活時已暮有泉近賊營隆獨身潛往漬衣泉中賊覺隆且鬪且行得歸持衣裂水以飲麟麟乃甦又從李憲破西市師討鬼章外河諸羌皆以兵應之隆率衆先至斧其橋鬼章失援乃成擒爲涇原將戰平夏川功最多崇寧中鈐轄熙河兵將前軍出邈川預復鄯廓夏人寇涇原詔熙河深入分其兵無令專鄉東方師至鐵山隆先登士皆殊死戰夏人解去召詣闕徽宗慰勞之曰鐵山之戰

卿力也童貫與論燕雲事隆極言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起釁萬死不足謝責貫知不可奪白以知西寧州充隴右都護羗豪信服十二種戶三萬六千願比內地帥劉法西討隆以奇兵襲羗羗潰城震武遷溫州防禦使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仍爲本道馬步副都總管卒贈鎮潼軍節度使命詞臣制碑帝篆額曰旌忠論曰有國家者不可忘武備故高祖以馬上得天下而猶有安得猛士守四方之歎然所貴爲將領者非取其武勇而已也必忠以爲主智以爲本勇以爲用及其成

功雖有小大之殊俱足以尊主庇民也苗授策錢南之不可城履不肯討阿章永清不以地與敵文郁撫納香嵯紹能之忠勇珍之忠朴好義光祖應詢明於料敵守約及整御衆嚴明斌浩之善戰崑恩之善射閔之出則先登入則殿後其材雖殊其可以任奔走禦侮之責於四境則一也成以捍衛邊陲服勤致死明詔褒飭廟食一方宜哉君萬挾誣報怨贍校譎喜功國有常罰父子謫死亦宜也洗首取燕終變其說旣黜旋復爲失刑矣至若仲武敗則引咎責已勝則不自言功隆不敢啓釁干賞蘊甘分而辭榮有士君子之行焉尤武士之所難

能也

宋史卷三百五十

宋史卷三百五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

趙挺之

張商英

兄唐英

劉正夫

何執中

鄭居中

張康國

朱諤

劉達

林攄

管師仁

侯蒙

趙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進士上第熙寧建學選教授登棣二州通判德州哲宗卽位賜士卒緡錢郡守貪毫不時給卒怒謀持白挺突入府守趨避左右盡走挺

之坐堂上呼問狀立發庫錢而治其爲首者衆卽定魏
境河屢決議者欲徙宗城縣轉運使檄挺之往視挺之
云縣距高原千歲矣水未嘗犯今所遷不如舊必爲民
害使者卒徙之財二年河果壞新城漂居民略盡召試
館職爲祕閣校理遷監察御史初挺之在德州希意行
市易法黃庭堅監德安鎮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及召
試蘇軾曰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至是劾
奏軾草麻有云民亦勞止以爲誹謗先帝旣而坐不論
蔡確通判徐州俄知楚州入爲國子司業歷太常少卿
權吏部侍郎除中書舍人給事中使遼遼主嘗有疾不

親宴使近臣卽館享客比歲享乃在客省與諸國等挺
之始爭正其禮徽宗立爲禮部侍郎哲宗祔廟議遷宣
祖挺之言上於哲宗兄弟同一世宣祖未當遷從之拜
御史中丞爲欽聖后陵儀仗使曾布以使事聯職知禁
中密指諭使建議紹述於是挺之排擊元祐諸人不遺
力由吏部尙書拜右丞進左丞中書門下侍郎時蔡京
獨相帝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遂拜尙書右僕射旣相
與京爭雄屢陳其姦惡且請去位避之以觀文殿大學
士中太一宮使留京師乞歸青州將入辭會彗星見帝
默思咎徵盡除京諸蠹法罷京召見挺之曰京所爲一

宋史卷三十五十一 列傳
如卿言加挺之特進仍爲右僕射京在崇寧初首興邊
事用兵連年不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
生隙隙一開禍拏不解兵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恤
物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
已而京復相挺之仍以大學士使佑神觀未幾卒年六
十八贈司徒諡曰清憲

張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長身偉然姿采如峙玉負
氣倣儻豪視一世調通州主簿渝州蠻叛說降其酋辟
知南川縣章惇經制夔夷狎侮郡縣吏無敢與共語部
使者念獨商英足抗之檄至夔惇詢人才使者以商英

告卽呼入同食商英著道士服長揖就坐惇肆意大言
商英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惇大喜延爲上客歸薦諸
王安石因召對以檢正中書禮房擢監察御史臺獄失
出劫盜樞密檢詳官劉奉世駁之詔糾察司劾治商英
奏此出大臣私分願收還主柄使耳目之官無爲近臣
所脅神宗爲置不治商英遂言奉世庇博州失入囚因
摭院吏徇私十二事語侵樞臣於是文彥博等上印求
去詔責商英監荆南稅更十年乃得館閣校勘檢正刑
房商英嘗薦舒亶可用至是亶知諫院商英以壻王滂
之所業示之亶繳奏以爲事涉干請責監赤岸鹽稅哲

宗初爲開封府推官屢詣執政求進朝廷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卽議變更得爲孝乎且移書蘇軾求入臺其庾詞有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之語呂公著聞之不悅出提點河東刑獄連使河北江西淮南哲宗親政召爲右正言左司諫商英積憾元祐大臣不用已極力攻之上疏曰先帝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所建明中書之所勘當戶部之所行遣百官之所論列詞臣之所作命無非指擿抉揚鄙薄嗤笑翦除陛下

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青
日明誅賞未正願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
簽揭以上陛下與大臣斟酌而可否焉遂論內侍陳衍
以搖宣仁至比之呂武乞追奪光公著贈謚仆碑毀冢
言文彥博背負國恩及蘇軾范祖禹孫升韓川諸人皆
相繼受譴又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
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其觀望押
闔以險語激怒當世槩類此惇燾交惡商英欲助惇求
所以傾燾者陽翟民蓋氏養子漸先爲祖母所逐以家
資屬其女經元豐訴理不得直商英論其寃導漸使遮

執政及詣御史府許燾姻家與蓋女爲道地哲宗不直
商英徙左司員外郎旣與漸交關事皆露責監江寧酒
起知洪州爲江淮發運副使入權工部侍郎遷中書舍
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衆益畏其口徽宗出爲河北都
轉運使降知隨州崇寧初爲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學士
蔡京拜相商英雅與之善適當制過爲褒美尋拜尙書
右丞轉左丞復與京議政不合數詆京身爲輔相志在
逢君御史以爲非所宜言且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
及司馬光祭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入元祐黨籍京罷
相削籍知鄂州京復相以散官安置歸陝兩州大觀四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置天信亦斥死京遂復用未幾太學諸生誦商英之寃
京懼乃乞令自便繼復還故官職宣和三年卒年七十
九贈少保商英作相適承蔡京之後小變其政譬饑者
易爲食故蒙忠直之名靖康褒表司馬光范仲淹而商
英亦贈太保紹興中又賜諡文忠天下皆不謂然兄唐
英

唐英字次功少攻苦讀書至經歲不知肉味及進士第
翰林學士孫抃得其正議五十篇以爲馬周魏元忠不
足多薦試賢良方正不就調穀城令縣圃歲畦薑貸種
與民還其陳復配賣取息銓曹指爲富縣唐英至空其

圃植千株柳作柳亭其中聞者谷美英宗繼大統唐英上謹始書云爲人後者爲子懼他日必有引漢定陶故事以惑宸聽者願杜其漸旣而濮議果起帝不豫皇太后垂簾又上書請立穎王爲皇太子神宗卽位知其人擢殿中侍御史入對帝問何尙衣綠對曰前者固得之回授臣父帝嘉其孝賜五品服帝方厲精圖治急於用人唐英言知江寧府王安石經術道德宜在陛下左右又論宗室祿多費鉅宜以服爲差殺天下苦差役不均盍思所以寬民力代民勞者其後略施行帝方欲用之以父憂去未幾卒唐英有史材嘗著仁宗政要宋名臣

傳蜀構杭行于世

劉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未冠入太學有聲與范致
虛吳材江嶼號四俊元豐八年南省奏名在優選而犯
高魯王諱凡五人皆當黜宣仁后曰外家私諱頒未久
不可以妨寒士命寘末級久之爲太學錄太常博士母
服闋御史中丞石豫薦之召赴闕道除左司諫時方究
蔡邠獄正夫入對徽宗語及之徐引淮南尺布斗粟之
謠以對帝感動解散其獄待蔡王如初他日謂正夫曰
兄弟之間人所難言卿獨能及此後必爲公輔又言元
祐紹聖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當折中其說傳信萬世

遂詔刊定而以起居舍人爲編修官不閱月遷中書舍人進給事中禮部侍郎蔡京據相位正夫欲附翼之奏言近命官纂錄紹述先志及施行政事願得陳力其間詔俾閱詳焉京罷正夫又與鄭居中陰援京京憾劉逵次骨而逵善正夫京雖賴其助亦惡之因章縱鑄錢獄辭及正夫時使遼還京諷有司追逮之帝知其情第貶兩秩京又出之成都人辭留爲翰林學士京愈不能平謀中以事作春宴樂語有紫宸朝罷袞衣閑之句京黨張康國密白帝曰袞衣豈可閑竟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召爲工部尙書拜右丞進中書侍郎太學諸生

習樂成京欲官之正夫曰朝廷長欲人材規爲時用而使與伶官齒策名以是得無爲士子羞乎東封儀物已具正夫請間力陳不可帝皆爲之止益喜其不與京同政和六年擢拜特進少宰才半歲屬疾三上章告老除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病小愈丐東歸詔肩輿至內殿長子阜民夜入坐從容及燕雲事曰臣起書生軍旅之事未之學然兩朝信誓之久四海生靈之衆願深留聖思明日徙節安靜軍起充中太一宮使封康國公將行賜之詩及硯筆圖畫藥餌香茶之屬甚厚正夫獻詩謝帝又屬和以榮其歸至盱眙病亟命子弟

作遺牘自書留神根本深戒持盈八字遂卒年五十六
贈太保諡文憲再贈太傅正夫由博士入都馴致宰相
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性吝嗇惟恐不足於財晚年築
第杭州萬松嶺以建閣奉御書爲名悉取其旁軍營民
舍議者譏之帝眷念不衰以阜民爲兵部侍郎少子阜
民徽猷閣待制

何執中字俗通處州龍泉人進士高第調台亳二州判
官亳數易守政不治曾鞏至頗欲振起之顧諸僚無可
仗信者執中一見合意事無纖鉅悉委以劑決有妖獄
久不竟株連寢多執中訊諸囚聽其相與語謂牛羊之

角皆曰股扣其故閉不肯言而相視色變執中曰是必
爲師張角諱耳卽扣頭引伏蔣之奇使淮甸號彊明官
吏望風震懼見執中喜曰一州六邑賴有君爾知海鹽
縣爲政識後先邑人紀其十異入爲太學博士以母憂
去寓蘇州比隣夜半火執中方索居遑遑不能去拊柩
號慟誓與俱焚觀者悲其孝而危其難有頃火卻柩得
存紹聖中五上就傅遷爲記室轉侍講端王卽位是爲
徽宗超拜寶文閣待制遷中書舍人兵部侍郎工部吏
部尙書兼侍讀四選案籍吏多藏于家以舞文取賄執
中請置庫架閣命官莅之是後六曹皆倣其法蔡京籍

上書人 爲邪等初無朝覲及入都之禁執中申言之
且請任在京職秩者皆罷遣辟雍成執中請開學殿使
都人士女縱觀大爲士論所貶崇寧四年拜尙書右丞
大觀初進中書門下侍郎積官金紫光祿大夫一意謹
事京三年遂代爲尙書左丞加特進制下太學諸生陳
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
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默然失望執中雖不敢
肆爲非法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庸質初無過人天
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疹已深豈庸庸之醫所
能起乎執中寅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

體贊元是猶以蚤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初賜第信陵坊以爲淺隘更徙金順坊甲第建嘉會成功閣帝親書鉅額以示寵執中與蔡京並相凡營立皆預議略無所建明及張商英任事執中惡其出已上與鄭居中合擠之陳瓘在台州執中起遷人石幟知州事使脅取尊堯集謀必死瓘瓘不死執中怒罷幟政和二年大長公主喪罷上元端門觀燈執中言不宜以長主故闕衆情願特爲徙日以昭與民同樂之意帝重逆其請爲申五日期用提舉修哲宗史紀恩加少保入宴太清樓錫白玉帶會正宰相官名轉少傅爲太

宰又遷少師封榮國公執中輔政一紀年益高五年臥疾甚賜寬告他日造朝命止赴六參起居退治省事明年乃以少傅就第許朝朔望儀物廩稍一切如居位時入見帝曰自相位致爲臣數十年無此矣對曰昔張士遜亦以舊學際遇用太傅致仕與臣適同帝曰當時恩禮恐未必爾執中頓首謝其在政府嘗戒邊吏勿生事重改作惜人材寬民力雖居富貴未嘗忘貧賤時斤緡錢萬置義莊以贍宗族性復謹畏至於迎順主意贊飾太平則始終一致不能自克卒年七十四帝卽幸其家以不及視其病爲恨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 清源郡

王諡曰正獻

鄭居中字達夫開封人登進士第崇寧中爲都官禮部員外郎起居舍人至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初居中自言爲貴妃從兄弟妃從藩邸進家世微亦倚居中爲重由是連進擢會妃父紳客祝安中者上書涉謗訕言者并及居中罷知和州徙潁州明年歸故官遷給事中翰林學士大觀元年同知樞密院時妃寵冠後宮於居中無所賴乃用宦官黃經臣策以外戚秉政辭改資政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蔡京以星文變免趙挺之相與劉逵謀盡改京所爲政未幾徽宗頗悔更張之暴外莫有

知者居中往來紳所知之卽入見言陛下建學校興禮樂以藻飾太平置居養安濟院以周拯窮困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乎帝大悟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繼請對語同帝意乃復向京京再得政兩人之助爲多居中厚責報京爲言樞密本兵之地與三省殊無嫌於用親經臣方恃權力抗前說京言不效居中疑不已援始怨之乃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霖得龜兩首於黃河獻以爲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曰首豈宜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我遂申前命進知

院事四年京又罷居中自許必得相而帝覺之不用妃
正位中宮復以嫌罷爲觀文殿學士政和中再知樞密
院官累特進時京總治三省益變亂法度居中每爲帝
言帝亦惡京專尋拜居中少保太宰使司察之居中存
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丁母憂旋
詔起復踰年加少傅得請終喪服除以威武軍節度使
使佑神觀還領樞密院加少師連封崇宿燕三國公朝
廷遣使與金約夾攻契丹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居中
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爲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
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筭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

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議稍寢其後金人數攻契丹日蹙王黼童貫復議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不聽燕山平進位太保自陳無功不拜入朝暴遇疾歸舍數日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華原郡王諡文正帝親表其隧曰政和寅亮醇儒宰臣文正鄭居中之墓居中始仕蔡京卽薦其有廊廟器旣不合遂因蔡涓理其父確功狀追治王珪居中珪壻也故借是撼之然卒不能害子修年億年皆至侍從億年遭靖康之難没入于金後遣事劉豫晚得南歸秦檜以婦氏親擢爲資

政殿大學士位視執政檜死亦竄死撫州時又有安堯臣者亦嘗上書論燕雲之事其言曰宦寺專命倡爲大謀燕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昔秦始皇築長城漢武帝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師唐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伐玁狁漢文帝備北邊元帝納賈捐之之議光武斥臧宮馬武之謀其得如此藝祖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哉蓋以區區之地契丹所必爭忍使吾民重困鋒鏑章聖澶淵之役與之戰而勝乃聽其和亦欲固本而息民也今童貫深結蔡京

宋史卷三百五十一 列傳 十三
同納趙良嗣以爲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狼子蓄銳伺隙以逞其欲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務守舊好無使外夷乘間窺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徽宗然之命堯臣以官後竟爲姦謀所奪堯臣嘗舉進士不第蓋惇之族子也

論曰君子小人猶冰炭不可一日而處者也趙挺之爲小官薄有才具熙寧新法之行迎合用事元祐更化宜爲諸賢鄙棄至於紹聖首倡紹述之謀觝排正人靡所不至其論蔡京不過爲攘奪權寵之計而已所謂楚固

爲失齊亦未爲得也徽宗知京不可顛任乃以張商英
鄭居中輩敢與京爲異者參而用之殊不知二人者向
背離合視利所在亦何有於公議哉商英以傾詖之行
竊忠直之名沒齒猶見褒稱其欺世如此何執中夤緣
舊學致位兩府無所建明惟務媚嫉至用石械脅陳瓘
取尊堯集欲因以殺瓘何爲者耶宣政命相得若而人
尙望治乎劉正夫生平所爲睽眴出沒正邪之間商英
之徒也唐英有清才而寡失德獨薦王安石爲可咎然
安石未相正人端士孰不與之又何責乎唐英

張康國字賓老揚州人第進士知雍丘縣紹聖中戶部

尚書蔡京整治役法薦以參詳利害使提舉兩浙常平
推行之豪猾望風歛服發倉救荒江南就食者活數萬
口徙福建轉運判官崇寧元年入爲吏部左司員外郎
起居郎二年爲中書舍人徽宗知其能詞章不試而命
還翰林學士三年進承旨拜尚書左丞而以其兄康伯
代爲學士尋知樞密院事康國自外官爲郎不二歲至
此始因蔡京進京定元祐黨籍看詳講議司編彙章牘
皆預密議故汲汲引援之帝亦器重焉及得志寢爲崖
異帝惡京專復陰令沮其姦嘗許以相是時西北邊帥
多取部內好官自辟置以力不才康國曰並塞當擇

人以紆憂顧奈何欲私所善乎乃隨闕選用定爲格京使御史中丞吳執中擊康國康國先知之且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爲京論臣臣願避位旣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叱去之他日康國因朝退趨殿廬暴得疾仰天吐舌昇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年五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文簡康伯仕終吏部尙書

朱諤字聖與秀州華亭人初名紱進士第二調忠正軍推官崇寧初由太常丞擢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給事中以同黨籍人姓名故改名進御史中丞入謝徽宗曰今朝廷肅清上下無事宜審重以稱朕意對曰前此中

執法類不知職守言事多妄至過天津橋見汴隄一角
墊陷乞修葺如許細故何足論哉帝曰然比石豫許敦
仁妄發皆如是謬遂奏願如神宗故事聽政之餘開內
閣延羣臣從容論道又言陛下手詔屢下惻怛願治然
吏奉行者多安於苟簡或懷二三柅置不行使德音善
教無由下達願分命使者刺舉諸道有受令而不行及
行令而不盡者論如古留令虧令之罪則令出而朝廷
尊矣元祐紛更凡得罪于熙寧元豐者不問是否輒陳
寃訴自歸無過之地彰先朝之失刑希合姦臣規求進
用門下侍郎許將頃下御史獄抗章云絲毫自知其無

事父子相係而爲囚追屬吏十有六人繫病者百有三日終無可坐之罪遂加不實之刑夫以追屬吏如是之多繫病者如是之久卒之於無可坐則先帝所用之刑爲何哉將於哲廟表泛爲平詞至宣和太后之前則銜冤負痛其辭如此於陛下紹述成功得無少損乎詔出將河南六察官彈治稽違近歲察事多者輒推賞有僥求之敝諤乞罷賞使各安職分從之俄兼侍讀徙兵禮吏三部尙書大觀元年拜右丞相居三月卒年四十贈光祿大夫諡忠靖諤出蔡京門善附合不能有所建白旣死京爲誌其墓

劉達字公路隨州隨縣人進士高第調越州觀察判官
入爲太學太常博士禮部考功員外郎國子司業崇寧
中連擢祕書少監太常少卿中書舍人給事中戶部侍
郎使高麗遷尙書繇兵部同知樞密院拜中書侍郎達
無他才能初以附蔡京故躡進京以彗星見去相而達
貳中書首勸徽宗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凡京
所行悖理虐民事稍稍澄正達與趙挺之同心然挺之
多智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達終其說達欲自
以爲功直情不顧未滿歲帝疑達擅政而鄭居中劉正
夫之策售矣帝意旣移於是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達專

恣反覆乘間抵巇盡廢紹述良法愚視丞相陵蔑同列
凡所啓用多取爲邪黨學術者及邪籍中子弟庇其婦
兄章縱使之盜鑄罷知亳州京復相再責鎮江節度副
使安州居住京再以星變去稍起知杭州加資政殿學
士以醴泉觀使召及都而卒年五十贈光祿大夫

林攄字彥振福州人徙蘇父邵顯謨閣直學士攄用蔭
至敕令檢討官蔡京講明熙寧元豐故事引以爲屬遷
屯田右司員外郎時遣朝士察諸道攄使河北入辭言
大府宜擇帥邊州宜擇守西山木不宜采伐保甲有藝
者宜貢諸朝驕兵宜使更戍錢貨文書闕出疆外者宜

邊絕徽宗喜曰卿所陳已盡河朔利害毋庸行賜進士
第擢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俄直學士院禁林官不乏
帝特命遂爲翰林學士初朝廷數取西夏地夏求援於
遼遼爲請命摠報聘京密使激怒之以啓釁入境盛氣
以待迓者小不如儀輒辨詰及見遼主始跪授書卽抗
言數夏人之罪謂北朝不能加責而反爲之請禮出不
意遼之君臣不知所答及辭遼使摠附奏求還進築夏
人城柵摠答語復不異遼人大怒空客館水漿絕煙火
至舍外積潦亦污以矢溲使饑渴無所得如是三日乃
遣還凡饗餼祖犒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爲怒隣生事猶

除禮部尚書既而遼人以失禮言出知潁州尋召爲開封尹大駟負賈錢久不償一日盡輦當十錢來賈疑不納駟訟之摠馳詣蔡京問曰錢法變乎京色動曰方議之未決也摠曰令未布而賈人先知必有與爲表裏者退鞫之得省吏主名寘于法張懷素妖事覺摠與御史中丞余深及內侍雜治得民士交關書疏數百摠請悉焚蕩以安反側衆稱爲長者而京與懷素游最密摠實爲京地也京深德之用鞫獄明允加秩二等改兵部尚書進同知樞密院尚書左丞中書侍郎自大觀元年春至二年五月繇朝散大夫九遷至右光祿大夫集英臚

唱貢士摠當傳姓名不識甄盎字帝笑曰卿誤邪摠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言者不厭罷提舉洞霄宮起爲越州永興軍皆以親年高辭拜端明殿學士久之知揚州政以察察聞鉏大俠繩汚吏下不敢欺有行商寓逆旅晨出不反館人以告摠曰此當不遠或利其貨殺之耳指蹤物色得屍溝中果城民張所爲也徙大名府道過闕爲帝言頃使遼見其國中携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摠蓋以曩辱故修怨焉其後北伐蓋兆於此加觀文殿學士拜慶遠軍節度使言者復論罷之還姑蘇瘍生於首而卒年

五十九帝念其奉使之勤申贈開府儀同三司錄子偉直祕閣數月偉死嗣遂絕靖康元年以京死黨追貶節度副使

管師仁字元善處州龍泉人中進士第爲廣親睦親宅教授通判澧州知建昌軍有善政擢右正言左司諫論蘇軾蘇轍深毀熙寧之政其門下士吏部員外郎晁補之輩不宜在朝廷遂去之河北濱棣諸州歲被水患民流未復租賦故在師仁請悉蠲減以綏徠之一方賴其賜遷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工部侍郎選曹吏多撓法爲過師仁暫攝領發其姦抵數人於罪士論稱之改

吏部進刑部尙書以樞密直學士知鄧州未行改揚州
又徙定州時承平百餘年邊備不整而遼橫使再至爲
西人請侵疆朝廷詔師仁設備至則下令增陴浚湟繕
葺甲冑僚吏懼不知所裁師仁預爲計度一日而舉衆
十萬轉盼迄成外間無知者於是日與賓客燕集以示
閒暇使敵不疑帝手書詔獎激召爲吏部尙書俄同知
樞密院才兩月病拜資政殿學士佑神觀使卒年六十
五贈正奉大夫

侯蒙字元功密州高密人未冠有俊聲急義好施或一
日揮千金進士及第調寶鷄尉知栢鄉縣民訟皆決于

庭受罰者不怨轉運使黃湜聞其名將推轂之召詣行臺白事蒙以越境不肯往湜怒他日行縣閱理文書欲讎致其罪旣而無一疵可指始以賓禮見曰君真能吏也率諸使者合薦之徙知襄邑縣擢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崇寧星變求言蒙疏十事曰去冗官容諫臣明嫡庶別賢否絕倖冀戒濫恩寬疲民節妄費戚里母預事闈寺母假權徽宗聽納有大用意遷侍御史西將高永年死于羗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蒙往秦州逮治旣行拜給事中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曉之曰君輩皆侯伯無庸以獄吏辱君第以實

對案未上又拜御史中丞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
秦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
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繇之而死是自艾其支體
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問遷刑部尙書改戶部比
歲郊祭先期告辦尙書輒執政至是帝密諭之對曰以
財利要君而進非臣所敢母喪服除歸故官遂同知樞
密院進尙書左丞中書侍郎先是御史中丞蔡薺詆張
商英私事甚力有旨令廷辨蒙曰商英雖有罪宰相也
蔡薺雖言官從臣也使之廷辨豈不傷國體乎帝以爲
然一日帝從容問蔡京何如人對曰使京能正其心術

雖古賢相何以加帝領首且使密伺京所爲京聞而銜之大錢法敝朝廷議改十爲三主藏吏來告曰諸府悉輦大錢市物于肆皆疑法當變蒙曰吾府之積若干曰八千緡蒙叱曰安有更革而吾不知明日制下又嘗有幾事蒙獨受旨京不知也京偵得之白于帝帝曰侯蒙亦如是邪罷知亳州旋加資政殿學士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年六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文穆

論曰崇寧宣和之間政在蔡京罷不旋踵輒起姦黨日
蕃一時貪得患失之小人度徽宗終不能去之莫不趨
走其門若張康國朱諤劉逵林摠者皆是也康國逵中
雖異京然其材智皆非京敵卒爲京黨所擊摠奉京姦
謀激怒鄰國渝約啓釁罪莫大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
勿用其謂是歟管師仁執政僅兩月引疾求去則可尙
已侯蒙逮治五路將帥力爲申理十八人者繇之而免
其仁人利溥之言乎

宋史卷三百五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一

唐恪 李邦彥 余深 薛昂

吳敏 王安中 王襄 趙野

曹輔 耿南仲 王寓附

唐恪字欽叟杭州錢塘人四歲而孤聞人言其父輒悲泣以蔭登第調郴尉縣民有被害而尸不獲吏執其鄰人抑使自誣令以爲信恪爭之令曰否將爲君累恪曰吾爲尉而盜不能捕更俾亡辜死乎躬出訪求夕若有

告者旦而得尸遂獲盜知榆次縣豪子雄於鄉萃逋庇
姦不輸公賦前後莫敢詰恪以理善曉之悟而自悔折
節爲長者最聞擢提舉河東常平江東轉運判官大觀
中特軻內附召爲屯田員外郎持節招納夷人夷始恫
疑衷甲以逆恪盡去兵衛從數十卒單行夷望見懽呼
投兵聽命以奉使稱職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迎遼
使還言河北邊脩弛廢宜及今無事以時治之徽宗壯
之曰非卿誰宜爲者命爲都轉運使加集賢殿修撰中
貴人稱詔有所市恪不答憤而歸中以他事降直龍圖
閣知梓州歷五年徙滄州河決水犯城下恪乘城救理

都水孟昌齡移檄索船與兵恪報水勢方惡船當以備
緩急滄爲極邊兵非有旨不敢遣昌齡怒劾之恪不爲
動益治水水去城得全詔書嘉獎乃上疏請暫免保甲
保馬呈閱及復諸縣租等第振貸以寬被水之民未報
悉便宜罷行之民大悅進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召拜戶
部侍郎京師暴水至汴且溢付恪治之或請決南隄以
紓宮城之患恪曰水漲隄壞此亡可奈何今決而浸之
是魚鼈吾民也亟乘小舟相水源委求所以利導之乃
決金隄注之河決旬水平入對帝勞之曰宗廟社稷獲
安卿之力也恪再拜因上疏言水陰類也至犯宮闕天

其或者以陰盛之沴傲告陛下乎願垂意時事益謹天
戒宣和初遷尙書帝許以二府爲宰相王黼所陷罷知
滁州言者論其治第歷陽擾民踰制提舉鴻慶宮五年
起知青州未行召爲吏部尙書徙戶部復請外以延康
殿學士知潭州請往錢塘掃墓然後之官遂改杭州靖
康初金兵入汴李邦彥薦之拜同知樞密院事至則爲
中書侍郎時進見者多論宣和間事恪言於欽宗曰革
弊當以漸宜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
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道君之心哉
京攸黼貫之徒旣從竄斥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旣定然

後白道君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曰卿論甚善爲朕作詔書以此意布告在位因賜東宮舊書萬卷且用近北除子璟直祕閣力辭之八月進拜少宰兼中書侍郎帝注禮之甚渥然恪爲相無濟時大略金騎再來邀割三鎮恪集廷臣議以爲當與者十九恪從之使者旣行於是諸道勤王兵大集輒諭止令勿前皆反旆而去洎金兵薄城下始悔之密言於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西幸洛連據秦雍領天下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其議而開封尹何舉入見

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幡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擢臬門下侍郎恪計不用從帝巡城爲都人遮擊策馬得脫遂臥家求去御史胡舜陟繼劾其罪謂恪之智慮不能經畫邊事但長於交結內侍今國勢日蹙誠不可以備位乃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罷臬代爲相京城不守車駕至金帥營恪曰計失矣一入將不得還旣而還宮恪迎拜道左請入覲臬不可二年正月復幸恪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及金人逼百官立張邦昌令吳玠莫儁人城取推戴狀恪旣書名仰藥而死

李邦彥字士美懷州人父浦銀工也邦彥喜從進士游河東舉人入京者必道懷訪邦彥有所營置浦亦罷工與爲之且復資給其行由是邦彥聲譽奕奕入補太學生大觀二年上舍及第授祕書省校書郎試符寶郎邦彥俊爽美風姿爲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應對便捷善謳謔能蹴鞠每綴街市俚語爲辭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言者劾其游縱無檢罷符寶郎復爲校書郎俄以吏部員外郎領儀禮局出知河陽召爲起居郎邦彥善事中人爭薦譽之累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宣和三年拜尙書右丞五年轉左丞浦死贈龍圖

閣直學士謚曰宣簡邦彥起復與王黼不協迺陰結蔡攸梁師成等讒黼罷之明年拜少宰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諂克位而已都人目爲浪子宰相徽宗內禪命爲龍德宮使升太宰知衆議不與外患日偏抗疏丐宮祠金人旣薄都城李綱种師道罷邦彥堅主割地之議太學生陳東數百人伏宣德門上書言邦彥及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爲社稷之賊請斥之邦彥退朝羣指而大詬且欲歐之邦彥疾馳得免迺以特進觀文殿學士克太一宮使不旬日吳敏爲請復起爲太宰人皆駭愕言者交論之出知鄧州遂請持餘服

提舉亳州明道宮建炎初以主和誤國責建武軍節度副使潯州安置方蔡京王黼用事附麗者多援引入政府若余深薛昂吳敏王安中趙野史皆逸其事因附著於此云

余深福州人元豐五年進士及第崇寧元年爲太常博士著作佐郎改司封員外郎拜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試辟雍司業累官御史中丞兼侍讀治張懷素獄事連蔡京與開封尹林摠曲爲掩覆獄辭有及京者輒焚之京遂力引深與摠驟至執政大觀二年以吏部尙書拜尙書左丞三年轉中書侍郎四年轉門下侍郎京旣致

仕身不自安累疏請罷乃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政和二年京復赴都堂治事於是深復入爲門下侍郎七年拜少宰宣和元年爲太宰進拜少保封豐國公再封衛國加少傅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爲言之徽宗不悅遂請罷出爲鎮江軍節度使知福州靖康初加恩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故事凡僕射使相宣徽使皆判州府深以少傅節度知福州有司失之也深諂附蔡京結爲死黨京姦謀詭計得助多者深爲首攄次之言者累章劾深深益懼丐致仕建炎二年降中大夫臨江軍居住尋以渡江恩赦還鄉里卒子日章亦以言者罷徽猷閣待

制

薛昂杭州人登元豐八年進士第崇寧初歷太學博士校書郎著作佐郎爲殿中侍御史試起居郎改中書舍人兼侍讀升給事中兼大司成昂寡學術士子有用史記西漢語輒黜之在哲宗時常請罷史學哲宗斥爲俗佞拜翰林學士以不稱職改刑部尙書轉兵部大觀三年拜尙書左丞明年請補外出知江寧徙河南久之提舉嵩山崇福宮政和三年蔡京復用事昂復自尙書右丞爲左丞遷門下侍郎尋請罷授彰化軍節度使佑神觀使改特進克資政殿大學士知應王府昂與余深林

摠始終附會蔡京至舉家爲京諱或誤及之輒加笞責
昂嘗誤及卽自批其口靖康初言者斥其罪詔以金紫
光祿大夫致仕杭州軍亂昂不請命領州事責徽州居
住昂主王氏學嘗在安石坐圍碁賭詩局敗昂不能作
安石代之時人以爲笑云

吳敏字元中貞州人大觀二年辟雍私試首選蔡京喜
其文欲妻以女敏辭因擢浙東學事司幹官爲祕書省
校書郎京薦之充館職中書侍郎劉正夫以敏未嘗過
省不可京乃請御筆特召上殿除右司郎官御筆自此
始違者以大不恭論繇是權倖爭請御筆而繳駁之任

廢矣升中書舍人同修國史改給事中敏爲蔡京所引
鄭居中方秉政敏數言其失居中銜之坐駁盜當死者
罷爲右文殿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久之復爲給事中
權直學士院兼侍講徽宗將內禪蔡攸探知上意引敏
入對宰臣執政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
順陛下何以待上蹙然曰奈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戶部
尚書李稅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爲棄
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雖死不奉詔宰執以爲言稅
遂罷行皇太子除開封尹上去意益決敏因奏對得請
遂薦李綱綱嘗語敏以上宜傳位如唐天寶故事故薦

之冀上或有所問也明日宰臣奏事徽宗獨留李邦彥
語敏所對命除門下侍郎輔太子敏駭曰臣旣畫計當
從陛下巡幸陛下且傳位而臣受不次之擢臣曷敢上
曰不意卿乃爾敢言於是命敏草傳位詔欽宗旣立上
皇出居龍德宮敏與蔡攸同爲龍德宮副使遷知樞密
院事拜少宰敏主和議與太宰徐處仁義不合紛爭上
前御史中丞李回劾之與處仁俱罷爲觀文殿大學士
醴泉觀使頃之言者論其比蔡京父子出知楊州再貶
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建炎初移柳州俄用范宗
尹薦起知潭州敏辭免丐宮祠乃提舉洞霄宮紹興元

年復觀文殿大學士爲廣西湖南宣撫使卒于官

王安中字履道中山陽曲人進士及第調瀛州司理參軍大名縣主簿歷祕書省著作郎政和間天下爭言瑞應廷臣輒箋表賀徽宗觀所作稱爲奇才他日特出制詔三題使具草立就上卽草後批可中書舍人未幾自祕書少監除中書舍人擢御史中丞開封邏卒夜跡盜盜脫去民有驚出與卒遇縛以爲盜民訟諸府不勝考掠之慘遂誣服安中廉知之按得寃狀卽出民抵吏罪有徐禋者以增廣鼓鑄之說媚于蔡京京奏遣禋措置東南九路銅事且令搜訪寶貨禋圖繪阮冶增舊幾十

宋史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
倍且請開洪州嚴陽山阮迫有司承歲額數十兩其所
烹煉實得銖兩而已禪術窮乃妄請得希世珍異與古
之寶器乞歸書藝局京主其言安中獨論禪欺上擾下
宜令九路監司覆之禪竟得罪時上方鄉神仙之事蔡
京引方士王仔昔以妖術見朝臣戚里寅緣關通安中
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事當責所屬保任宣召出
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并言京
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上悚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
上曰本欲卽行卿章以近天寧節俟過此當爲卿罷京
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上爲遷

安中翰林學士又遷承旨宣和元年拜尙書右丞三年爲左丞金人來歸燕謀帥臣安中請行王黼贊於上授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南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遼降將郭藥師同知府事藥師跋扈府事皆專行安中不能制第曲意奉之故藥師愈驕俄加檢校少保改少師時山後諸州俱陷唯平州爲張覺所據金人入燕以覺爲臨海軍節度使其後叛金人攻之覺敗奔燕金人來索急安中不得已縊殺之函其首送金郭藥師宣言曰金人欲覺卽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安中懼奏其言因力求罷藥師自是解體金人終以是啓釁安中

以上清寶錄宮使兼侍讀召還除檢校太保健雄軍節
度使大名府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靖康初言者論其
締合王黼童貫及不幾察郭藥師叛命罷爲觀文殿大
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又責授朝議大夫祕書少監分
司南京隨州居住又貶單州團練副使象州安置高宗
卽位內徙道州尋放自便紹興初復左中大夫子辟章
知泉州迎安中往未幾卒年五十九安中爲文豐潤敏
拔尤工四六之製徽宗嘗宴睿謨殿命安中賦詩百韻
以紀其事詩成賞歎不已令大書于殿屏凡侍臣皆以
副本賜之其見重如此有初寮集七十六卷傳于世

王襄初名寧鄧州南陽人擢進士第崇寧二年以軍器
監主簿言事稱旨擢庫部員外郎改光祿少卿出察訪
陝西還顯謨閣待制權知開封府府事浩穰訟者株蔓
千餘人縲繫滿獄襄晝夜決遣四旬俱盡又閱月獄再
空遷龍圖閣直學士吏部侍郎出知杭州未至改海州
又改應天府徙鄆州召爲禮部尙書移兵部出知潁州
改永興軍蒲城妖賊王寧適同姓名請更名宓爲左司
諫石公弼所劾徙汝州俄奪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大
觀三年以集賢殿修撰知潭州改兵部侍郎使高麗還
對稱旨詔賜名襄歷工部吏部尙書拜同知樞密院事

坐薦引近侍以延康殿學士罷知亳州又坐交通郭天
信落職提舉嵩山崇福宮久之起知郢州復學士秩尋
加資政殿學士徙知淮寧府以言事忤王黼復提舉崇
福宮宣和六年起爲河南尹金人再入出爲西道都總
管張杲副之高宗開大元帥府襄以所部兵會于虞城
縣卽位命襄知河南府襄初與趙野分總西北道諸軍
金人圍京師徵兵入援二人故迂道宿留至是降寧遠
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卒

趙野開封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監察御史殿中侍
御史試起居舍人兼太子舍人俄遷中書舍人給事中

大司成拜刑部尚書翰林學士時蔡京王黼更秉政植
黨相擠一進一退莫有能兩全者野處之皆得其心京
黼亦待之不疑宣和七年拜尚書右丞升左丞靖康初
爲門下侍郎徽宗東幸詔野爲行宮奉迎使以左司諫
陳公輔言罷野行出爲北道都總管顏歧副之已而落
職提舉嵩山崇福宮元帥府建命與范訥爲宣府司守
東京尋帥師屯宛亭以待王師王襄旣責野亦降安遠
軍節度副使邵州安置建炎元年復起知密州時盜賊
充斥山東車駕如淮南命令阻絕野棄城去軍校杜彥
等乘間作亂追野以歸彥坐堂上數之曰汝知州而携

家先遁此州之人誰其爲主野不能應遂見殺家屬悉
爲賊所分唯子學老得免

曹輔字載德南劍州人第進士政和二年以通仕郎中
問學兼茂科歷祕書省正字自政和後帝多微行乘小
轎子數內臣導從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口謂之有排
當次日未還則傳旨稱瘡痍不坐朝始民間猶未知及
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而
臣僚阿順莫敢言輔上疏略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
輿出入屢陌之中郊坰之外極游樂而後反道塗之言
始猶有忌今乃談以爲帝某日由某路適某所某時而

歸又云輿飾可辨而辟臣不意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昔者仁祖視民如子憫然惟恐或傷一旦宮圍不禁衛士輒踰禁城幾觸寶瑟荷天之休帝躬保佑俚語有之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哉况今革冗員斥濫奉去浮屠誅胥吏虫愚之民豈能一一引咎安分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發蠶蠱之毒奮獸窮之計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况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臣願陛下身居高拱淵默雷聲臨之以穹昊

至高之勢行之以日月有常之度及其出也太史擇日
有司除道三衛百官以前以後若曰省煩約費以便公
私則臨時降旨存所不可闕損所未嘗用雖非祖宗舊
制比諸微服晦跡下同臣庶堂陛陵夷民生姦望不猶
愈乎上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太宰余深曰輔
小官何敢論大事輔對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
大小愛君之心則一也少宰王黼陽顧左丞張邦昌右
丞李邦彥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
細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
黼怒其侵已令吏從輔受辭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

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於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輔將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廼閉戶草疏夕有惡鳥鳴屋極聲若紡輪心知其不祥弗恤也處郴六年黼當國不得移輔亦怡然不介意靖康元年召爲監察御史守殿中侍御史除左諫議大夫御史中丞不旬日拜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免簽書金人圍汴都要親王大臣出盟輔與尙書左丞馮澥出使粘罕軍康王開元帥府于相州金人請欽宗詔召之乃遣輔往迓至曹州不見而復遂從二帝留金軍中張邦昌請歸輔輔歸乞奉祠邦昌不從康王次南

京邦昌遣輔來見康王卽位輔仍舊職未幾卒詔厚恤其家

耿南仲開封府人與余深同年登第提舉兩浙常平徙西路改轉運判官提點廣南東路及夔州路刑獄荆湖江西兩路轉運副使入爲戶部員外郎辟雍司業坐事罷知衢州政和二年以禮部員外郎爲太子右庶子改定王嘉王侍讀俄試太子詹事徽猷閣直學士改寶文閣直學士在東宮十年欽宗辭內禪得疾出臥福寧殿宰相百官班候日暮不敢退李邦彥曰皇太子素親耿南仲可召之入南仲與吳敏至殿中侍疾明日帝卽位

拜資政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免簽書帝以南
仲東宮舊臣禮重之賜宅一區升尚書左丞門下侍郎
金人再舉鄉京師請割三鎮以和議者多主戰守唯南
仲與吳玘堅欲割地康王使軍前請南仲偕帝以其老
命其子中書舍人延禧代行金人次洛陽不復言三鎮
直請畫河爲界於是議遣大臣往南仲以老辭聶昌以
親辭上大怒令南仲出河東昌出河北議割地初南仲
自謂事帝東宮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居已
上不能平因每事異議擯斥不附已者綱等謂不可和
而南仲力沮之爲主和議故戰守之備皆罷康王在相

州南仲偕金使王訥往衛州鄉兵欲殺訥訥脫去南仲獨趣衛衛人不納走相州以上旨諭康王起河北兵入衛京師因連署募兵榜揭之人情始安二帝北行南仲與文武官吏勸進高宗既即位薄南仲爲人因其請老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延禧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已而言者論其主和誤國罪詔鐫學士秩延禧亦落職與祠尋責南仲臨江軍居住御史中丞張澂又言南仲趣李綱往救河東以致師潰蓋不恤國事用此報讐帝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命降授別駕安置南雄行至吉州卒建炎四年復

觀文殿大學士

王寓字元忠江州人父易簡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講寓歷校書郎著作佐郎度支員外郎兼充編修官國子司業爲起居舍人改中書舍人兼蕃衍宅直講欽宗立以給事中命兼邇英殿經筵侍講轉吏部侍郎升禮部尙書翰林學士康王之使金也以寓爲尙書左丞副之寓憚行假夢兆丐免易簡亦上書以請上震怒追毀左丞命降單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并易簡宮祠黜之建炎四年賊馬進破江州易簡等三百人俱被害

論曰三代之後有天下而長久者漢唐宋爾漢唐末世

朋黨相确小人在位然猶有君子扶持遷延浸微浸滅
未有純用小人至於主辱國播如宋中葉之烈也蔡京
以紹述爲羅張端官修士而盡之上箝下錮其術巧矣
徽宗亦頗悟間用鄭居中王黼李邦彥輩褫京柄權以
不肖易不肖猶去野葛而代烏喙也庸愈哉當是時王
蔡二黨階京者芘京締黼者右黼援麗省臺迭相指噉
微功挑患汨洛旣震則恇縮無策苟生苟和彼邦彥安
中深敏輩誤國之罪當正其僇而欽高二君徒從竄典
信失刑矣恪旣預推戴署狀乃死無足贖者輔以小臣
廟上面譙大臣坐斥不變獨終始無朋與其賢矣乎

乾隆四年校刊

宋史卷一百五十二 列傳

七

宋史卷二百五十二

宋史卷三百五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二

何棗 孫傅 陳過庭 張叔夜

聶昌 張閣 張近 鄭僅

字文昌齡 子常 許幾 程之邵

龔原 崔公度 蒲卣

何棗字文績仙井人政和五年進士第一擢祕書省校書郎踰年提舉京畿學士召爲主客員外郎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兼侍講徽宗數從咨訪欲付以言責或論

與蘇軾鄉黨宗其曲學出知遂寧府已而留爲御史
中丞論王黼姦邪專橫十五罪黼旣抗章請去而尤豫
未決卓繼上七章黼及其黨胡松年胡益等皆罷卓亦
以徽猷閣待制知秦州欽宗立復以中丞召閱月爲翰
林學士進尙書右丞中書侍郎會王雲使金帥幹離不
軍還言金人怒割三鎮緩却禮幣弗納曰兼旬使不至
則再舉兵於是百官議從其請卓曰三鎮國之根本奈
何一旦棄之况金人變詐罔測安能保必信割亦來不
割亦來宰相主割議卓論辨不已曰河北之民皆吾赤
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豈爲父母意哉帝頗悟卓請建

四道總管使統兵入援以胡直孺王襄趙野張叔夜領之兵既響應而唐恪耿南仲聶昌信和議相與謀曰方繼好息民而調發不已使金人聞之奈何亟檄止之棗解政事俄以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尹金兵長驅傅城下帝罷恪相而拜棗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始復三省舊制時康王在河北信使不通棗建議請以爲元帥密草詔藁上之乃以康王充天下兵馬大元帥陳遘充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充副元帥京城失守從幸金帥營遂留不返旣而議立異姓金人曰唯何棗李若水母得預議旣陷逆廷棗仰天大慟不食而死年三十九

建炎初詔以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玉局觀使祿其家計聞贈開府儀同三司議者指其誤國不行秦檜自北還具道其死時狀乃改贈大學士官其家七人

孫傅字伯野海州人登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爲祕書省正字校書郎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時蔡脩爲尙書傅爲言天下事勸其亟有所建不然必敗脩不能用遷祕書少監至中書舍人宣和末高麗入貢使者所過調夫治舟騷然煩費傅言索民力以妨農功而於中國無絲毫之益宰相謂其所論同蘇軾奏貶蘄州安置給事中許翰以爲傅論議雖偶與軾合意亦亡他以職論事

而責之過矣翰亦罷去靖康元年召爲給事中進兵部
尙書上章乞復祖宗法度欽宗問之傅曰祖宗法惠民
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姦時謂名言十一月拜尙書右
丞俄改同知樞密院金人圍都城傅日夜親當矢石讀
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是人中訪得
無忌龍衛兵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
擒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
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技藝能
否但擇其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
有武臣欲爲偏裨京不許曰君雖材勇然明年正月當

死恐爲吾累其誕妄類此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傅與何桌尤尊信傾心待之或上書見傅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政或聽之姑少信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太過懼必爲國家羞傅怒曰京殆爲時而生敵中瑣微無不知者幸君與傅言若告他人將坐沮師之罪揖使出又有稱六丁力士天關大將北斗神兵者大率皆效京所爲識者危之京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桌數趣之徙期再三乃啓宣化門出戒守陴者悉下城無得竊覘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譟而前京兵敗

退墮於護龍河填屍皆滿城門急閉京遽白叔夜曰須
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是日金人遂登城二年
正月欽宗詣金帥營以傅輔太子留守仍兼少傅帝兼
旬不返傅屢貽書請之及廢立檄至傅大慟曰吾惟知
吾君可帝中國爾苟立異姓吾當死之金人來索太上
帝后諸王妃主傅留太子不遣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
類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給金人曰
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鬪殺之誤傷太子因帥兵討
定斬其爲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
承其事者傅曰吾爲太子傅當同生死金人雖不吾索

吾當與之俱行求見二酋面責之庶或萬一可濟傳寓直皇城司其子來省叱之曰使汝勿來而竟來邪吾已分死國雖汝百輩來何益揮使速去子亦泣曰大人以身徇國兒尙何言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而從太子出至南薰門范瑀力止之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當死從是夕宿門下明日金人召之去明年二月死於朔廷紹興中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定

陳過庭字賓玉越州山陰人中進士第爲館陶主簿澶州教授知中牟縣除國子博士何執中侯蒙器其才薦

之擢祠部吏部右司員外郎使契丹過庭初名揚庭辭
日徽宗改賜今名時人或傳契丹主苦風痺又箭損一
目過庭歸證其妄且勸帝以邊備爲念遷太常少卿起
居舍人宣和二年進中書舍人纔七日遷禮部侍郎未
盡一月又遷御史中丞兼侍讀睦寇竊發過庭言致寇
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朱勔父子本
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
以謝天下由是大與權貴迕讎陷以不舉劾之罪罷知
蘄州未半道責海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三年得自便
欽宗立以集英殿修撰起知潭州未行以兵部侍郎召

在道除中丞初入見帝諭以國家多難每事當悉意盡
言於是節度使范訥丐歸環衛過庭因言自崇寧以來
建旄鉞者多不由勲績請除宗室及將帥立功者餘並
如訥例又乞辨宣仁后誣謗姚古擁兵不援太原陳其
可斬之罪七竄諸嶺表進禮部尚書擢右丞中書侍郎
議遣大臣割兩河與金耿南仲以老聶昌以親辭過庭
曰主憂臣辱願効死帝爲揮涕歎息固遣南仲昌及城
陷過庭亦以金人拘之軍中因留不得還建炎四年卒
于燕山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肅

張叔夜字稽仲侍中耆孫也少喜言兵以蔭爲蘭州錄

事參軍州本漢金城郡地最極邊恃河爲固每歲河冰合必嚴兵以備士不釋甲者累月叔夜曰此非計也不求要地守之而使敵迫河則吾旣殆矣有地曰大都者介五路間羌人入寇必先至彼點集然後議所向每一至則五路皆竦叔夜按其形勢畫攻取之策訖得之建爲西安州自是蘭無羌患知襄城陳留縣蔣之奇薦之易禮賓副使通事舍人知安肅軍言者謂太優還故官獻所爲文知舒海秦三州大觀中爲庫部員外郎開封少尹復獻文召試制誥賜進士出身遷右司員外郎使遼宴射首中的遼人歎詫求觀所引弓以無故事拒不

與還圖其山川城郭服器儀範爲五篇上之從弟克公
彈蔡京京遷怒叔夜摭司存微過貶監西安草場久之
召爲祕書少監擢中書舍人給事中時吏情不虔凡命
令之出於門下者預列銜使書名而徐填其事謂之空
黃叔夜極陳革其弊進禮部侍郎又爲京所忌以徽猷
閣待制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嬰
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瀕劫鉅
舟十餘載鹵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
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
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加直學士

徙濟南府山東羣盜猝至叔夜度力不敵謂僚吏曰若束手以俟援兵民無噍類當以計緩之使近三日吾事濟矣乃取舊赦賊文俾郵卒傳至郡盜聞果小懈叔夜會飲譙門示以閒暇遣吏諭以恩旨盜狐疑相持至暮未決叔夜發卒五十人乘其情擊之盜奔潰追斬數千級以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靖康改元金人南下叔夜再上章乞假騎兵與諸將并力斷其歸路不報徙鄧州四道置帥叔夜領南道都總管金兵再至欽宗手札趣入衛卽自將中軍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三萬人翌日上道至尉氏與金游兵遇轉戰而前十一

月晦至都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方銳願如唐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雅帝領之加延康殿學士閏月帝登城叔夜陳兵玉津園鎧甲光明拜舞城下帝益喜進資政殿學士令以兵入城俄簽書樞密院連四日與金人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帝遣使齎蠟書以褒寵叔夜之事檄告諸道然迄無赴者城陷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車駕再出郊叔夜因起居叩馬而諫帝曰朕爲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拜衆皆哭帝回首字之曰稽仲努力金人議立異姓叔夜謂孫傅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帥請立太

子以從民望二帥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請如初遂從以
北道中不食粟唯時飲湯既次白溝馭者曰進界河矣
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卒年六十三
訃聞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文

聶昌字幸遠撫州臨川人始繇太學上舍釋褐爲相州
教授用蔡攸薦召除祕書郎擢右司員外郎時三省大
吏階官視卿監者立都司上昌以名分未正極論之詔
自今至朝請大夫止以直龍圖閣爲湖南轉運使還爲
太府卿戶部侍郎改開封尹復爲戶部昌本厚王黼旣
而從蔡京爲黼所中罷知德安府又以鄉人訟謫崇信

軍節度副使安置衡州欽宗立吳敏用事以昌猛厲徑
行爲可助已自散地授顯謨閣直學士知開德府道拜
兵部侍郎進戶部尙書領開封府昌遇事奮然不顧敢
誅殺敏度不爲用始憚之引唐恪徐處仁等共政獨遣
昌李綱之罷太學生陳東及士庶十餘萬人搥鼓伏闕
下經日不退遇內侍輒殺之府尹王時雍麾之不去帝
顧昌俾出諭旨卽相率聽命王時雍欲寘東等獄昌力
言不可乃止昌再尹京惡少年怙亂晝爲盜入官民家
攘金帛且去輒自縛黨中三兩輩聲言擒盜持伏部走
委巷乃釋縛分所掠而去人不奠居昌悉彈治正法而

縱博奕不之問或謂令所禁昌曰姑從所嗜以懈其謀是正所以禁其爲非爾昌舊名山至是帝謂其有周昌抗節之義乃命之曰昌京師復戒嚴拜同知樞密院入謝卽陳扞敵之策曰三關四鎮國家藩籬也聞欲以畀敵一朝渝盟何以制之願勿輕與而檄天下兵集都畿堅城守以遏其衝簡禁旅以備出擊壅河流以斷歸路前有堅城後有大河勁兵四面而至彼或南下墮吾網中矣臣願激合勇義之士設伏開關出不意掃其營以報帝壯之命提舉守禦得以便宜行事會金人再議和割兩河須大臣報聘詔耿南仲及昌往昌言兩河之人

忠義勇勁萬一不從必爲所執死不瞑目矣儻和議不遂臣當分遣官屬促勤王之師入衛許之行次永安與金將粘罕遇其從者稱閤門舍人止昌徹繳令用勝子贊名引見昌不可爭辯移時卒以客禮見昌往河東至絳絳人閉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州鈐轄趙子清麾衆害昌抉其目而鬻之年四十九建炎四年始贈觀文殿大學士諡曰忠愍父用之年九十以憂死昌爲人疎雋喜周人之急然恩怨太明睚眦必報王黼之死昌實遣客刺之棄屍道旁遂附耿南仲取顯位左右其說以誤國卒至禍變而身亦不免焉

論曰何臬孫傅聶昌皆疎俊之士而器質竄薄使當重任於艱難之秋宋事蓋可知矣欽宗之再詣金營臬實誤之一死不足償也傅匿太子之謀甚疎昌河東之行尤謬效死弗當徒傷勇爾過庭因方臘之亂乞誅蔡京王黼朱勔以謝天下庶幾有敢諫之風焉

張閣字臺卿河陽人第進士崇寧初由衛尉主簿遷祠部員外郎資閱淺爲掌制者所議蔡京主之乃止俄徙吏部遷宗正少卿起居舍人屬疾不能朝改顯謨閣待制提舉崇福宮疾愈拜給事中殿中監爲翰林學士河北諸帥以繕城訖役降獎詔有中貴人爲之地將繼此

策賞閣言此牧伯常職若獎之恐開邀功生事之路徽宗曰卿言是也格不下嘗夜盛寒草制藁進帝猶坐賞其警敏賜詩以爲寵京免相閣當制歷數其過詞語道拔人士多傳誦之京復相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浙部和買絹杭獨居十三戶有至數百匹者閣請均之他郡杭久闕守閣經理有叙去惡少年之爲人害者州以理聞召拜兵部尙書兼侍讀復爲學士上日特賜勅詔且有意大用未幾卒年四十六閣初出守杭思所以固寵辭日乞自領花石綱事應奉由是滋熾云

張近字幾仲開封人第進士累遷大理正發運使呂溫

卿以不法聞近受詔鞫治哲宗諭之曰此出朕命卿母畏惠卿對曰法之所在雖陛下不能使臣輕重何惠卿也溫卿謾不肯置對近言溫卿所坐明白儻聽其蔓詞懼爲株連者累詔以衆證定其罪提舉河北東路常平西路刑獄入爲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以集賢殿修撰知瀛州遼使爲夏人請命而宿兵以臨我近請亦出秦甲戌北道伐其謀邊人呂懺兒人瓦橋爲盜吏執之遼人因略宋民爲質近言朝廷方繼好息民當使曲在彼一儉之得失不足爲輕重釋之便滄民漁於海遼卒利其饒而私舉網取魚守兵與之鬪斬級三十二州將請

賞之或言所殺乃平人宜論如律議弗決近言邊人貪
利喜功遂賞之則爲國起怨然彼挾兵涉吾地謂之非
盜可乎如罪以擅興他日將誰使禦敵願兩置賞刑略
而不問從之出鎮高陽八年累加顯謨閣待制直學士
徙知太原府以疾提舉洞霄宮先承詔買馬三千給牧
戶近悉斂諸民而不予直爲御史所劾失學士二年而
復之卒年六十五

鄭僅字彥能徐州彭城人第進士爲大名府司戶參軍
留守文彥博以爲材部使者檄往他郡彥博曰如鄭參
軍詎可令數出奏改司法遷冠氏令河決府西檄夜下

調夫急僅方閱保甲盡籍卽行先他邑至決遂塞使者
怒劾之留守王拱辰爭於朝曰微冠氏城民魚矣猶坐
罰金時河朔饑盜起獨冠氏無之且不入境他邑獲盜
詰治之盜因言鄭冠氏仁故相戒不犯爾知福昌縣復
值歲饑悉意振貸民不流亡當第賞不肯自列提舉京
東常平入爲戶部員外郎至太府卿加直龍圖閣爲陝
西都轉運使論餽餉河湟功進集賢殿修撰顯謨閣待
制僅請籍閒田爲官莊是歲鎮戎德順收穀十餘萬會
西寧高永年戰沒熙河帥臣歸咎官莊奪屬羗地致其
怨畔詔罷之議者以爲惜改知寧州諸軍多殺老弱持

首獲賞僅下令非疆壯而能生致者賞半之有內附羌
邊寇得老人不忍殺擒之乃其父也相持哭一軍感動
時諸路爭進討奏捷僅獨保境不生事寇一不犯徙秦
州復爲都轉運使召拜戶部侍郎改吏部侍郎知秦州
以顯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卒年六十七贈光祿大夫
諡曰修敏子望之自有傳

宇文昌齡字伯修成都雙流人進士甲科調榮州推官
熊本經制梓夔辟幹當公事凡攻討招襲建南平諸城
砦皆出其畫遷大理丞本歸闕言其功擢提舉秦鳳路
常平改兩浙神宗患司農圖籍不肅選官釐整昌齡以

使夔路入辭留爲寺主簿遂拜監察御史鄜延帥奏所部劉紹能與西羌通將爲患帝察其不然命昌齡卽鄜州鞠之果妄也昌齡因請深戒守臣毋生事徼賞以靖邊人之心使還賜五品服尙書省建以爲比部員外郎時官曹更新統紀未立昌齡悉力從事雖抵暮亦程吏不止具所立綱要請於朝而行之三司故吏狃玩弛多不便思有以中之擿邏卒糾其宿直遣小吏取衾服事大臣欲論以私役帝以職事修飭釋不問改吏部員外郎出東西轉運副使召爲左司員外郎送遠使至雄州當宴從者不待揖而坐昌齡誚其使曰兩朝聘好百年

矣入境置宴非但今日揖而後坐此禮渠可闕邪使者
陽若不服而心悟其非卒成禮去遷太常少卿詔議郊
祀合祭論者不一昌齡曰天地之數以高卑則異位以
禮制則異宜以樂舞則異數至於衣服之章器用之具
日至之時皆有辨而不亂夫祀者自有以感於無自實
以通於虛必以類應類以氣合氣然後可以得而親可
以冀其格今祭地於圓丘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所
應而求高厚之來享不亦難乎後竟用其議改直祕閣
知梓州歷壽州河中府鄆鄆青三州徽宗立召爲刑部
侍郎徙戶部侍郎陝西餽芻糧於邊舊制令內郡轉給

爲民病昌齡建言止輸其州而令量取道里費助邊糴從之歲省糴價五百萬公私便之以寶文閣待制知開封府後爲戶部侍郎知青杭越三州卒年六十五詔爲封傅護送歸官給其葬費子常

常字權可政和末知黎州有上書乞於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者詔以訪常常言自孟氏入朝藝祖取蜀輿地圖觀之畫大渡爲境歷百五十年無西南夷患今若於河外建城立邑虜情攜貳邊隙浸開非中國之福也尋提舉成都路茶馬自熙豐以來歲入馬蕃多至崇觀間其法始壞提舉官歲以所入進羨餘吏緣爲姦市

馬穀十一二且負其直夷人皆怨常盡革其弊馬遂溢額加直祕閣改知夔州進祕閣修撰官累中大夫卒

許幾字先之信州貴溪人少以諸生謁韓琦於魏琦勉入太學擢第調高安樂平主簿知南陵縣還民之託僧尼爲姦者數百人提舉京西常平爲開封府推官進至將作監吏與匠比爲姦欺凡斲削塗墍丹雘之工當以次用而始役卽槩給其廩費亡藝而患不均幾逆爲之程費省工倍再遷太僕卿戶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知鄆州梁山濼多盜皆漁者窟穴也幾籍十人爲保使晨出夕歸否則以告輒窮治無脫者幾有吏幹善理財由

是四入戶部至尙書嘗以搖泉布法罷又以治染院事
失實知婺州進樞密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徙知成德
軍知太原府張商英裁損吏祿幾預其議貶永州團練
副使安置袁州遇恩復中大夫卒

程之邵字懿叔睢州睢山人曾祖仁霸治獄有陰德之
邵以父蔭爲新繁主簿熙寧更募役法常平使者欲槩
州縣民力以羨乏相補之邵曰此法乃成周均力遺意
當各以一邑之力供一邑之役豈宜以此邑助他邑哉
使者愧服辟之邵爲屬聽其所爲熊本察訪蜀道歸語
諸朝曰役法初行成都路爲最詳之邵力也詔召見成

都守趙抃奏留之入爲三司磨勘官得隱匿數十萬緡
從副使蹇周輔計度江嶺鹽還除廣東轉運判官元祐
初提舉利梓路常平周輔得罪亦罷知祥符縣俄知泗
州爲夔路轉運判官夔守彊狼不奉法劾正其罪大寧
井鹽爲利博前議者輒儲其半供公上餘鬻於民使先
輸錢鹽不足給民以病告之邵盡發所儲與之商賈旣
通關征增數倍除主管秦蜀茶馬公事革黎州買馬之
弊歲以仲秋爲市市四月止以羨茶入熙秦易戰騎得
良馬益多知鳳翔府民負債無以償自焚其居而給曰
遺火有主藏吏殺四婢人無知者之邵發擿岐人傳誦

徙鄭州元符中復主管茶馬市馬至萬匹得茶課四百萬緡童貫用師熙岷不俟報運茶往博糴發錢二十萬億佐用度連加直龍圖閣集賢殿修撰三進秩爲熙河都轉運使秦鳳出師命之經制卽言已備十萬騎可食三百日矣徽宗喜擢顯謨閣待制敵犯熙河之邵攝師事屯兵行邊境解去俄得疾卒方錄功轉大中大夫不及拜贈龍圖閣直學士官護喪歸子唐至寶文閣學士龔原字深之處州遂昌人少與陸佃同師王安石進士高第元豐中爲國子直講以虞蕃訟失官哲宗卽位詣訴理所得直爲國子丞太常博士方議祀北郊原曰合

祭非理也天子父天母地既不爲寒而廢祠其可爲暑而輟行此漢儒陋說爾願亟正之加祕閣校理充徐王府記室出爲兩浙轉運判官紹聖初召拜國子司業入對帝問曰卿歷徐邸官何爲補外得非大臣私意乎對曰臣出使鄉部獲知民間事宜臣素知如是不知其因也旋兼侍講遷祕書少監起居舍人權工部侍郎爲曾布所重安惇論其直講時事以集賢殿修撰知潤州徽宗初入爲祕書監進給事中時除郎官五人皆執政姻戚悉舉駁之又論郝隨得罪不得居京師鄧洵武不宜再入史院朝論謂帝爲哲宗服當循開寶故事爲齊衰

期原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一也主議者斥其
妄黜知南康軍改壽州俄用三年之制乃復修撰知揚
州還朝歷兵工部二侍郎除寶文閣待制知廬州陳瓘
擊蔡京原與瓘善或謂原實使之奪職居和州起爲亳
州命下而卒年六十七初王安石改學校法引原自助
原亦爲盡力其後司馬光召與語譏切王氏原反覆辨
抹不少衰光嘆曰王氏習氣尙爾邪爲司業時請以安
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子雱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
故一時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敝自原始

崔公度字伯易高郵人口吃不能劇談而內絕敏書一

關卽不忘劉沆薦茂才異等辭疾不應命用父任補三班差使非其好也益閉戶讀書歐陽修得其所作感山賦以示韓琦琦上之英宗卽付史館授和州防禦推官爲國子直講以母老辭王安石當國獻熙寧稽古一法百利論安石解衣握手延與語召對延和殿進光祿丞知陽武縣京官謁尹故事當拜庭下公度疑尹辱己徑詣安石訴之安石使鄧綰薦爲御史未幾爲崇文校書刪定三司令式於是誦言京官庭謁尹非宜安石爲下編敕所更其制加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公度起布衣無所持守惟知媚附安石晝夜造請雖踞廁見之不屑

也嘗從後執其帶尾安石反顧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
敬以袍拭去之爾見者皆笑亦恬不爲耻請知海州元
祐紹聖之間歷兵禮部郎中國子司業除祕書少監起
居郎皆辭不受知潁潤宣通四州以直龍圖閣卒

蒲卣字君錫閬州人母任知書里中號任五經卣幼以
開敏聞中進士第歷利州司戶參軍三泉主簿知合江
金水縣通判文州有獻議者欲開文州徑路達陝西卣
言洮岷積石至文爲甚邇自文出江油鄧艾取蜀故道
也異時鬼章欲從此窺蜀爲其阻隘而止夏人志此久
矣可爲之通道乎議遂塞爲睦親宅教授提舉湖北京

西常平崇寧均田轉運使以用不足將度費以定稅
日詔旨所以嘉惠元元爾初不在增賦也宛穰地廣沃
國初募民墾田得爲世業令人毋輒訴蓋百年矣好訟
者稍以易佃法搖之
一切禁止有持獻於權貴而降
中旨給賜者
言地盈千頃戶且數百傳子至孫久一
旦改隸衆將不安先朝明詔具在不可易也朝廷是其
議提點湖南刑獄知鼎遠隴寧四州復提舉潼州路刑
獄有議權酷於瀘敘間云歲可得錢二十萬
言先朝念此地夷漢雜居故弛其權禁以惠安邊人今之所行
未見其利乃止累官中大夫卒年七十二

論曰傳曰尺有所不逮寸有所不罽觀二張之理郡鄭
僅之守藩宇文父子之便邊糶革馬政許幾程之邵之
經制財運蒲卣之議稅權皆有可稱道若閣之固寵於
花石而龔原崔公度主王氏學以諂事安石則縉紳所
不齒也

宋史卷三百五十三

宋史卷三百五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三

沈銖

弟錫

路昌衡

謝文瓘

陸蘊

黃寔

姚祐

樓昇

沈積中

李伯宗

汪澥

何常

葉祖洽

時彥

霍端友

俞棗

蔡蕤

沈銖字子平真州揚子人父季長王安石妹壻也銖少從安石學進士高第至國子直講季長領監事改審官主簿坐虞蕃事免歸元祐置訴理所被罪者爭白列銖

獨不言紹聖初起爲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崇政殿說
書受旨同編類元祐臣僚章疏以進講爲解拜右司諫
辭改起居郎權中書舍人吳居厚除戶部尚書銖論其
使京東時聚斂詔其實狀不能對罰金講詩南山有臺
至萬壽無期以爲此太平之基立而可久之應哲宗屢
首肯之眞拜中書舍人兼侍講俄引疾以龍圖閣待制
知宣州卒弟錫

錫字子昭以王安禮任爲鄂公司戶參軍崇寧初爲講
議司檢討蔡京方銓次元符上書人欲定罪錫曰遠方
之士未能知朝廷好惡若槩罪之恐非敦世厲俗之道

京不從除衛尉丞遷祠部員外郎提點江東刑獄知婺
州入爲左司員外郎兼定嘉二王侍講進太常少卿拜
兵部侍郎以徽猷閣待制知應天府徙江寧張懷素誅
朝廷疑其黨有脫者江淮間往往以誣告與獄錫至郡
有告者按之則妄也具疏于朝由是他郡繫者皆得釋
歷知海泰汝宣四州以通議大夫致仕卒贈宣奉大夫
路昌衡字持正開封祥符人起進士至太常博士參鞫
陳世儒獄逮治苛峻至士大夫及命婦皆不免遷右司
員外郎歷江淮發運陝西轉運副使知廣州徙荆南又
徙潭州加直龍圖閣知慶州紹聖中召爲衛尉大理卿

遷工部侍郎俄以寶文閣待制知開封府李清臣有狂婦人之訴昌衡致之重辟出知瀛州徙永興軍進直學士知成都徽宗立應詔上書曰頻年以來西方用兵致興大役利源害政佞臣蔽主四者皆陰之過盛自陝以西民力傷殘人不聊生災異之變生於天地之不和起於人心之怨望故妖星出見大河橫決秋雨霖淫諸路饑饉殍死道路妻子棄捐破析貲儲以應星火之令勤勞憔悴多不生還人心如此而欲其無怨難矣俄坐清臣獄事責司農少卿分司居郢州明年起爲滁州定州復直學士知開封府乞嚴告捕虛妄之法以靖訐訴徙

南京留守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宣和五年贈龍圖閣學士

謝文瓘字聖藻陳州人進士甲科教授大名府元豐中上疏言臣下推行新法多失本意而榜笞禁錮民受其虐措克聚斂不勝多門其不急之征非理之取宜罷減之大臣以爲訕朝廷議置之罪神宗曰彼謂奉法者非其人爾匪訕也哲宗時御史中丞黃履薦爲主簿三年不詣執政府召對除祕書省正字考功右司員外郎紹聖末都水使者議建廣武四埽石岸朝廷命先治岸數十步以驗其可否黃流湍悍役人多死一方甚病功

不可成而使者申前說愈力文瓘條別利害罷其役徽宗立擢起居舍人給事中詔修神宗寶訓文瓘請擇當時大政事大黜陟節其要旨而爲之說以進然所論率是王安石謂神宗能察衆多之謗任之而不貳於是朋黨消而威柄立他皆放此遼主洪基殂使往弔之令從者變服而入貶秩二等崇寧元年出知濮州尋治黨事坐元豐上疏及嘗詒呂公著書再調邵武軍移處州帝披黨籍曰朕究知文瓘本末命出籍廼以爲集英殿修撰知濟州卒子貺宣和中爲駕部員外郎知汝州欽宗時上封事十篇論事切至使于金還提點京西北路刑

獄金人犯汝州貺自襄陽領兵往援之戰死

陸蘊字敦信福州侯官人少知名登進士第爲太學春

秋博士經廢員省改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崇寧中提

舉河北兩浙學事召對言元祐異意俗學旣不爲我用

近詔不以使一路而猶得爲守令臣愚未知其可遂拜

禮部員外郎轉吏部遷辟雍司業太常少卿議原廟不

合黜知瑞金縣還爲太常進國子祭酒中書舍人請葺

諸州天慶觀立學事司考課法遷大司成擢御史中丞

引門下侍郎余深親嫌自列徽宗曰相避之法防有司

不能盡公爾侍從吾所信任豈得下同庶僚乎不許蘊

頗論事嘗言御筆一日數下而前後相違非所以重命
令輔相大臣宦官戚里賜第營築縱撤民居縣官市材
於民而不予直貴游子弟以從官領閑局奉朝請爲員
猥多無益於事又賜予過制中外用度多於賦入數幸
私室乖尊卑之分亦非臣下之福其言皆中時病以龍
圖閣待制知福州改建州時弟藻由列曹侍郎出爲泉
州過蘊合樂燕欵閩人以爲盛事加顯謨閣直學士引
疾提舉鴻慶宮方二浙用兵旁郡皆繕治守備蘊聞命
就道使者劾爲避事奪職稍復集英殿修撰卒

黃寔字師是陳州人登進士第歷司農主簿積官提舉

諸越斯乃以鄰國爲壑也陸寇起善理城戍有績進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卒

沈積中常州人賜進士出身爲辟雍正戶部員外郎至祕閣修撰河北轉運使召拜戶部侍郎進尚書知河間真定府積中本王黼所引拔黼方圖燕地使覘邊隙中書舍人程振語之曰當思異時覆族之禍積中感其戒至鎮以書謝振盛言其不可振宣告于朝已而師敗於白溝童貫還罷積中提舉上清寶籙宮旣得燕山又命以資政殿學士同知府未行而卒或曰爲盜所殺或曰婢殺之終亦不能明也貫惡其曩言追削官職建炎中

起寔以章惇甥故獲免然亦不得久於朝著焉

姚祐字伯受湖州長興人元豐末第進士徽宗初除夔州路轉運判官且行會帝幸禁苑御弓矢祐奏聖武臨射賦帝大悅留爲右正言歷陳紹述之說遷左司諫建議置輔郡以拱大畿進殿中監六尚局官制成凡所以享上率屬察舉稽違殿最勤惰之法皆祐裁定以親老請郡授顯謨閣待制知江寧府時召捕張懷素祐追獲之復爲殿中監踰歲以直學士知鄭州改秦州或請調熙河弓箭士徙邊以省更戍祐謂人情懷土重遷丐以二年爲更發之期滿歲樂業而願留者乃聽且請擇熙

秦富民分丁授地蠲役借糧以勸耕植益廣秦之東西川建城壁嚴保障以控熙河涇原皆從之復爲殿中監改吏部侍郎命鎮蜀用母老辭遷工部尚書加龍圖閣學士爲大名尹進延康殿學士復爲工部尚書徙禮部母喪除知太原府縣有小胥造冢逼其先墓者祐疑爲厭已請解官持服先是詔許祐悉買墓旁地遂併徙他冢小胥不從故祐持以爲說言者論其挾仇要君乃止以提舉上清寶籙宮卒贈特進諡曰文僖

樓異字試可明州奉化人進士高第調汾州司理參軍徙永興虞策幕府監在京文繡院知大宗正丞遷度支

員外郎以養親求知泗州復爲吏部右司員外郎左司
郎中太府鴻臚卿除直祕閣知秀州政和末知隨州入
辭請於明州置高麗一司舡百舟應使者之須以遵元
豐舊制州有廣德湖墾而爲田收其租可以給用徽宗
納其說改知明州賜金紫出內帑緡錢六萬爲造舟費
治湖田七百二十頃歲得穀三萬六千加直龍圖閣祕
閣修撰至徽猷閣待制郡資湖水灌溉爲利甚廣往者
爲民包侵异令盡泄之墾田自是苦旱鄉人怨之在郡
五年旣請溫之船官自隸以便役又請越台之鹽以佐
費詔責之曰郡自有鹽筴不能興而欲東取諸台西取

諸越斯乃以鄰國爲壑也陸寇起善理城戍有績進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卒

沈積中常州人賜進士出身爲辟雍正戶部員外郎至祕閣修撰河北轉運使召拜戶部侍郎進尚書知河間真定府積中本王黼所引拔黼方圖燕地使覘邊隙中書舍人程振語之曰當思異時覆族之禍積中感其戒至鎮以書謝振盛言其不可振宣告于朝已而師敗於白溝童貫還罷積中提舉上清寶籙宮旣得燕山又命以資政殿學士同知府未行而卒或曰爲盜所殺或曰婢殺之終亦不能明也貫惡其曩言追削官職建炎中

宰相上其書乃悉復之

李伯宗字會之河陽人第進士知內丘咸陽太康縣建言朝廷行方田均稅之法令以豐歲推行今州縣吏苟簡懷異者指熟爲災而貪進幸賞者掩災爲熟望深察其違戾而寘諸罰括縣壯丁爲兵得千人上其名數與按閱之法知樞密院蔡卞喜而薦之提舉京畿保甲使行其說增籍二萬已而有訴者陳牒至八百七十左遷通判相州提舉白波輦運提點江淮坑冶鑄錢入爲將作少監開封民有鬻神祠故帽飭以龍者吏以爲乘輿服御伯宗曰此無他當坐不應爲爾尹不從具以請如

伯宗議歷大理卿入對言今情重法輕者許奏請而情輕法重者不得焉恐非仁聖忠恕之意徽宗納之遷刑部侍郎與王黼不相能用胥吏微過罷提舉崇福宮明年知同州徙陝西都轉運使以通奉大夫顯謨閣待制卒贈光祿大夫諡曰榮

汪澥字仲容宣州旌德人少從胡瑗學易又學於王安石著三經義傳澥與其議又首傳其說熙寧大學成分錄學政登進士第調鼎州司理參軍知黟縣入爲太學正累遷國子祭酒兼定嘉二王翊善擢中書舍人爲大司成議學制不合以顯謨閣待制知婺州改穎昌又改

陳壽二州徙應天府上章辭行提舉崇福宮卒贈宣奉大夫澥自布衣錄天子學至爲正爲司業祭酒迄于司成官以儒名者三十年一時人士推之

何常字德固京兆人中進士第爲開封府兵曹紹聖初或言蘇軾主文柄取士之非毀宗廟者常預其間出通判原州歷將作丞陝西轉運判官熙河轉運副使議者欲貸民金帛而使入粟塞下常曰車牛轉輸民力已病然未至於死亡者粟自官出而民無害也今疆以金帛使自入粟懼非貧弱之利熙帥及監軍劾之貶秩徙成都路中使持御札至令織戲龍羅二千繡旗五百常奏

旗者軍器之飾敢不奉詔戲龍羅唯供御服日衣一匹
歲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無益也詔獎其言爲減四
之三除直龍圖閣加集賢殿修撰爲使徙陝西以顯謨
閣待制知秦州轉通議大夫諫告夏人多築堡柵朝議
出兵牽制常言羌人生長射獵今困於版築違所長用
所短可以拱手待其弊無煩有爲也從之鎮秦六歲察
訪方邵劾其越法貨酒借米麴於官而毀其曆獄具責
昭化軍節度副使數月復其官終右文殿修撰年七十

三

論曰西漢之末士大夫阿諛銷悞遂底于亡東都諸賢

以風節相尚激成黨禍宋元祐類東都崇宣類西漢末世蓋忠鯁獲罪則相習容悅而已君驕臣諂此邦之所繇喪也觀沈銖諸人徒徇時軒輊不能爲有亡惡足以言士哉

葉祖洽字敦禮邵武人熙寧初策試進士祖洽所對專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爲第一僉書奉國軍判官判登聞檢院由國子丞知湖州留爲校書郎元祐初歷職方兵部員外郎加集賢校理進禮部郎中給事中趙君錫論其對策訕及宗廟祖洽自辨事下從官定議蘇軾劉攽言祖洽謂祖宗紀綱法度

因循苟簡願朝廷與大臣合謀而新之可以爲議論乖
謬若謂之訕則不可於是但出提點淮西刑獄紹聖中
入爲左司郎中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祖洽性狠愎
喜諛附密言王珪於冊立時有異論哲宗曰宣仁聖烈
婦人之堯舜也其於社稷大計聖意素定朕已令作告
命明述此旨祖洽復言若以珪爲無迹則黃履劉拯相
繼論之矣願稽合羣情決之獨斷珪遂追貶又言司馬
光呂公著獲終牖下恩禮隆壽蔡確受遺定策而貶死
嶺外乞恤其孤其論率類此林希薦祖洽謂其最向正
帝言不可大用乃已坐舉王回出知濟州徙洪州以牟

利黷貨聞祖洽與曾布厚人目爲小訓狐布用事欲以
吏部侍郎召韓忠彥不可白爲寶文閣待制知青州未
赴布竟引爲吏部布罷乃出知定州且行大言於上至
云當時蔡確稍失事幾王珪果遂姦謀則神宗遂失正
統不知今日神器孰歸臣爲朝廷宗社明確之功正珪
之罪勸沮忠邪於千萬年以此報神宗足矣徽宗怒其
躁妄降集賢殿修撰提舉沖佑觀自是不復用久之知
洪州改亳州加徽猷閣直學士政和末卒

時彥字邦美開封人舉進士第簽書頴昌判官入爲祕
書省正字累至集賢校理紹聖中遷右司員外郎使遼

失職坐廢旋復校理提點河東刑獄蹇序辰使遼還又
坐前受賜增拜隱不言復停官徽宗立召爲吏部員外
郎擢起居舍人改太常少卿以直龍圖閣爲河東轉運
使加集賢殿修撰知廣州未行拜吏部侍郎徙戶部爲
開封尹異時都城苦多盜捕得則皆亡卒吏憚於移問
往往略之彥始請一以公憑爲驗否則拘繫之以俟報
坊邑少安獄屢空數月遷工部尚書進吏部卒

霍端友字仁仲常州武進人徽宗卽位策進士第一授
宣義郎不閱月擢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起居郎
中書舍人服金紫故事唯服黑角帶帝顧見之曰給事

舍人等爾而服飾相絕如是始命犀帶佩魚進給事中
大司成禮部侍郎端友言朝廷尊安重內輕外可令內
外侍從更出迭入以奉禁闕殿大邦俾天下之勢如持
衡庶無首重尾輕之患疏入卽請補郡廼以顯謨閣待
制知平江改陳州爲政以寬聞不立聲威陳地汙下久
雨則積潦時疏新河八百里而去淮尚遠水不時洩端
友請益開二百里徹于淮自是水患遂去內侍石燾傳
詔索瑞香花數十本端友不可疏罷之復以禮部召轉
吏部官至通議大夫卒贈宣奉大夫

俞橐字祇若江寧人崇寧四年以上舍生賜進士第簽

書鎮南軍判官未赴爲辟雍博士祕書省正字吏部員外郎起居舍人兼定嘉二王記室擢中書舍人居三月進給事中殿中侍御史毛注建議罷增石炭場榷駁其非除顯謨閣待制知蔡州明日復留踰年竟出爲襄州還拜給事中上言學校三代之學也然崇寧四年以前議者以爲是五年則非之大觀三年以前議者以爲是四年則非之豈學校固若是哉觀望者無定說爾必使士有成才人無異論事之不美者不出於學校然後爲得言頗見行蔡京再相憾向所用士多畔已葉夢得言榷獨否遂拜御史中丞陳士風六弊又發戶部尚書劉

炳爲舉子時陰事京方倚炳爲腹心戾其意改擢翰林
學士遷兵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德府石公弼在
襄州以論衙前事謫言者謂卓實倡之罷提舉崇禧觀
竟以毀紹聖法度貶常州團練副使安置太平州行未
至復述古殿直學士知寧江府

蔡薺字文饒開封人崇寧五年以諸生試策揣蔡京且
復用卽對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
紹聖之纘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
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元符之末者方
且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間隙而投異意詆誣先烈不以

爲疑動搖國是不以爲憚願逆處其未至而絕其原於是擢爲第一以所對頒天下甫解褐卽除祕書省正字遷起居舍人未幾爲中書舍人自布衣至侍從纔九月前所未有也旋進給事中一意附蔡京敘族屬尊爲叔父京命攸修等出見疑亟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此諸父行也遽列拜之八寶赦恩詔兩省差擇元祐黨人情輕者出籍疑不肯書言者論其不能推廣上恩使歲久獲罪之人得以洗濯出知和州明年加顯謨閣待制知杭州始疑未第時以書謁陳瓘稱其諫疏似陸贄剛方似狄仁傑明道似韓愈及對策所持論頓異遂欲害瓘

以絕口因其子正彙告蔡京不軌執送京師疑復入爲給事中又與宰相何執中謀使石戡治瑾幾不免事具瑾傳御史毛注言陛下修善政以應天斥大姦以定國而疑巧言惑衆造爲釁端疏入不報范柔中者頃以上書入邪等至是進階疑言柔中嘗毀神考哲宗有弗共戴天之讐自今春黨人復官士論駭愕有致疑於紹述者乞削其敘遷昭示好惡從之張商英作相常安民與之書激使爲善疑弟某剽其藁示疑卽論之以搖商英疑遷翰林學士坐妄議政事罷提舉洞霄宮起知建寧府方建神霄宮疑先一路奏辦下詔褒獎召爲學士承

自禮部尚書嘗陰附權倖事覺徽宗令入對將面詰之
踰月不奉詔帝怒命黜之御史言薨游太學則挾詭計
以鉗諸生居侍從則挾私事以脅宰輔處門下則借國
法以快私忿爲郡守則妄尊大而蔑監司召自金陵偃
然以丞轄自處既升宗伯乃懷不滿之心宜重寘諸罰
遂貶單州團練副使房州安置宣和中復龍圖閣直學
士再知杭州爲政喜怒徇情任刑大慘方臘亂後西北
戍卒代歸人得犒絹薨禁民與爲市乃下其直彊取之
卒怒乘薨夜飲客縱火焚州治須其出救殺之薨知事
勢洶洶踰垣走僅得免詔奪職罷歸明年以徽猷閣待

制卒

論曰自太宗歲設大科致多士居首選者躡取華要有
不十年至宰相亦多忠亮雅厚爲時名臣治平更三歲
之制繼以王安石改新法士習始變哲徽紹述尚王氏
學非是無以得高第葉祖洽首迎合時相意擢第一自
是靡然士風大壞得人亦衰而上之恩秩亦薄矣熙寧
而後訖於宣和首選十八人唯何臬馬涓與此五人有
傳然時彥端友齷齪祖洽俞臬蔡薺儉邪小人繇王氏
之學不正害人心術橫潰爛漫并邦家而覆之如是其
僭焉此孟子所以必辯邪說正人心也

乾隆四年校刊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宋史卷三百五十四